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十五

曾國藩

字濂生湖南湘鄉縣人道光十八年進士官至武昌英大

原才

歐陽生文集序

經史百家簡編序

國朝先正事略序

湖南文徵序

朱慎甫遺書序

黃仙嶠前輩詩序

書歸震川文集後

復賀耦耕中丞書

答劉孟容書

復彭麗生書

復胡潤之書

復吳南屏書

九

復陳右銘太守書

十

送郭筠仙南歸序

十一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十一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十二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十四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十六

畢君殉難碑記

十七

林君殉難碑記

十八

何君殉難碑記

十九

鄧湘皋先生墓表

二十

大界墓表

二十二

聖哲畫像記

二十三

湘鄉昭忠祠記

二十六

五箴

二十七

祭湯海杖文

二十八

國朝文匯丙集卷十五

原才

曾國藩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性屬弱。若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溷火。就燥無德不離。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已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細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

國學扶輅社印
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為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聚善為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而受法於劉君大樞。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為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繫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繫非之甥。為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葦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繫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

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為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淑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達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為不足復存。其為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一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為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嘔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尚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天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

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勲。字子和。歿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縝喜往復。亦時有亂雜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况昆弟親戚之聲。歟。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聲。歟。也久矣。觀生之為則。宜直足音而已。故為之序。以塞小本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經史百家簡編序

自六籍燬於秦火。漢世搜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勸書祕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讐之學。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義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句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因朱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倣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藉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惟校讐之學。我朝獨為卓絕。乾嘉間。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疑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為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為簡本。以貽余弟沅甫。

沅甫重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已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間亦釐正其謬誤。評隲其精華。雅與鄭並奏。而得與失參見。將使一家昆弟子。姪啟發證明。不復要塗人而強同也。

國朝先正事略序

余嘗以 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為歎憾。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衍石給事儀吉。做明焦竑獻徵錄為 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借各人之碑傳。存各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冊者。不可復覩。同治初。又得鄢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先正事略。於是知錢氏頗有造述。不僅鈔襲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略。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汴水。次青成業於湖湘。斯足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閼也。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勃起。俊彥雲屯。焜耀簡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 聖祖仁皇帝。乃閱數百載。而風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

康以洎東周。多士濟濟。皆若東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聖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耄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雖寒暄不能方其專。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並醺醬饔飧而不御。年逾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輿。曆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王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創立新法。別啓津途。後來高才絕藝。終莫能出其範圍。聖則雍乾嘉道累葉之才。雖謂皆聖祖教育而成。誰曰不然。今上皇帝嗣位。大統中興。雖去康熙益遠矣。而將帥之乘運會立勲名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也。如次青者。蓋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患難相依。備嘗艱險。屢後自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劾罷職。論者或咎國藩執法過當。亦頗咎次青在軍。偏好文學。棄治兵之日力。有如莊生所譏挾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數薦次青緩急可倚。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疚。惟朝廷量予褒省。當時雖為吏

議所格。天子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師比有功。超拜雲南按察使。而是書亦於黔中告成。聖祖有言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末有堅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邪。發憤著書。鴻編立就。亦云勇猛矣。願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終練歲年。慎哀貶於錙銖。酌羣言而取衷。終成聖清鉅典。上躋周家雅頌誓誥之林。不尤足壯矣哉。

湖南文徵序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為序。其端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文事。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即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盡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為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為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千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羣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

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為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聖朝康熙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啟涂軌。遠挾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為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湖南之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間。離騷諸篇。為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為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而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況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蒐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究生之學。稽說文以究達詁。蜀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尚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

朱慎甫遺書序

瀏陽朱君文牀所為書曰易圖正旨者一卷曰五子見心錄者二卷曰從學雜記一卷文集一卷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為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制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行而不得所歸張已伐物專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一切變更故訓而別創一義羣流和附堅不可易有宋諸儒周程張朱之書為世大詬間有涉於其說者則舉世相與笑譏唾辱以為彼博聞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虛之域以自蓋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朱君自弱冠志學則已棄舉子業而惟有宋五子之求斷絕衆源歸命於一自六經之奧百氏雜家有有用之言無不究索其終折衷於五子家貧負母渡湖招徒授學取其入以為養養則獨膳身有饑色或勸以稍易其途從事於時世所謂辨物梳文櫛字之學者足以傾駭耳目植朋廣譽君笑曰吾於科目且棄而背之矣其又屑覲彼邪卒以不顧日抱遺訓以自錫其躬絕過無小克敬以裕闇然至死而不悔嗚呼君之於學其可謂篤志而不牽於衆好者矣惜其多有放佚如大易釋言春秋本義三傳備說諸篇今都不可見其僅存者又或闕殘難令完整其易圖正旨推闡九圖之義與德清胡渭寶應王懋竑氏之論不合山居僻左不及盡睹當世通人成說小有

岐異未為類也。予既受讀終篇。因頗為論定。為貽鄉人。知觀感焉。

黃仙嶠前輩詩序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之謂也。器與識及之矣。而施諸事業有不逮。君子不深譏焉。器識之不及。而求小成於事業。末矣。事業之不及。而求有當於語言文字。抑又末矣。故語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齒諸有亡者也。昔者嘗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而勞一世以事詩篇。追章琢句。篤老而不休。何其不自重惜若此。及觀昌黎韓氏稱之。則曰流落人間者。太山一粟芒。而蘇氏亦曰。此老詩外大有事在。吾乃知杜氏之文字。蘊於胸而未發者。殆十倍於世之所傳。而器識之深遠。其可敬慕。又十倍於文字也。今之君子。秋豪之榮華。而以為喜。秋毫之摧挫。而以為慍。舉一而遺二。見寸而昧尺。器識之不講。事業之不問。獨沾沾以從事於所謂詩者。興且而綴一字。抵莫而不安。毀齒而鉤研聲病。頭童而不怠。以呻吟寒澁之語。而視為鍾彝不朽之盛業。亦見其惑已。松滋黃仙嶠先生。質直而洞豁。泊然聲利之外。觀察於滇南。吏剔其奸。民宣其隱。於古人所謂器識事業者。亦既近而有之。閑以其餘發為詩。

章。又能棄故攬新。約言豐義。而先生曾不以自鳴。退然若無以與古者。人之度量相越。為閤為隘。為謙為盈。不可一二計也。國藩既受而平讀。因為擇其尤善者得若干首。俾錄而存之。世有終其身以治詩自名。而志趣或未廣者。觀先生此編。亦將內慙而有以自擴也夫。

書歸震川文集後

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為可繼曾南豐王半山。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取焉。自周詩有崧高烝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有為之序者。昌黎韓氏為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枝指。於義為已侈矣。熙甫則未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為抑揚吞吐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蹢躅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曰海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耳。然當時頗崇出軌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已。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聞見廣而情志闊。得師

友以輔翼。所詣固不竟此哉。

復賀耦庚中丞書

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貽。感。謝。感。謝。過。蒙。於。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幸。聲。近。響。自。從。海。鏡。先。生。過。稍。乃。粗。識。指。歸。生。習。見。明。亦。敢。取。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釣。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嘗。挾。別。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癰。百。孔。難。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為。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為。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為。駢。辭。之。柄。講。經。濟。則。據。為。獵。名。之。津。言。之。者。不。忤。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謾。不。以。為。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尚。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覈。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斂。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屬。階。之。生。何。嘗。不。歸。咎。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豫。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國。藩。以。茲。內。省。早。歲。所。為。涉。覽。書。冊。講。求。眾。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為。高。談。古。今。嚶。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露。頃。觀。先。生。所。為。樞。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

其間策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倭良峯前輩見過自訟言。動無妄。吳竹如比部。天質木訥。貞足幹事。同鄉則於月橋前輩。至性肫肫。陳岱雲行已知取。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國藩雖愚柔。既聞明訓。敢不請教。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術。偏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陋。而期許過實。故謹布一二。以為請益之地。亦附於呈華三拜之義云。書不宣盡。伏維垂鑒。

答劉孟容書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槁木之無情。亦不忍置若此。性本懶怠。然或施於人人。豈謂施諸吾子。每一伸紙。以為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道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鑒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感甚感。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

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
絪縕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
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
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
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
者。曰戕。本性曰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
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
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
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親。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
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為墨。過乎義。其流為楊。生於心
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為委曲繁重者。
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
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
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
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寇履不同位。鳳凰鴟鴞不同棲。物所自具之分殊。

也。替腰殺人。皋陶執之。舜負之。鯀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即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即物窮理為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為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既明。則當畢吾好惡以既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即知即行。格致即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即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而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礱。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鑽奇零。無由底於達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饒焉不敢取。

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廼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藪。其盛甚盛。此真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悖之言。非敢執塗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賤軀比薄弱。不勝思。然無恙。閨室無恙。郭大棲吾舍。又有馮君卓懷課吾兒。都無恙。且好學。國藩再拜。

復彭麗生書

前承惠書。存唁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勸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舊惡無實行。而益虛聲。為神明所不容。乃不墮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椎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顧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竊嘗以為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

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多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驍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為浩歎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為深痛。積年瘡疥。為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國藩來此。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有補濟。則駢臂之性。將以方枘周旋於圓鑿之中。亦知其鉏耜而鮮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訪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年來飽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頓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叙論。收召散亡之魂魄。被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即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間。尚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佇企。

復胡潤之書

頃奉手示。辱承厚賜。所以存卹不孝。甚周且摯。國藩以七月廿五。由安徽太湖縣運次。聞先慈大故。自維平日亢心。愒氣。隱隱虛名。宜干神譴。乃不降災我躬。而延禍吾母。尤用內疚。悔憾無窮。時以長沙被圍。匍匐間行。於八月廿三抵家。即以九月中旬。權厝先慈於居室後山。尚思另尋善地。稍竭微忱。臘月十三。忽奉幫辦團練之命。

又聞武昌淪陷之信。義不敢潛身顧私。以自鄰於退縮畏死者之所為。遂於廿一日馳赴省垣。日與張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於萬一。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勸。亦無日不屢稱台端鴻才偉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會合。以并紆桑梓兵後之餘慮。正月四日。石翁忽有權督兩湖之命。會垣局勢。為之小變。今日之急。廓清土匪。可收實效。三四十年来。一種風氣。凡凶頑醜類。概優容而待以不死。自謂寬厚載福。而不知萬事墮壞於冥昧之中。浸漬以釀今日之流寇。豈復可闊弱寬縱。又令鼠子蜂起。聞台端剷除強暴。不遺餘力。鄙懷欲取為伐柯之則。儻肯授我方略。時示成法。實為厚幸。

復吳南屏書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並大著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審履祺履勝。無任企仰。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為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異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遶重絕倫。其中間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釣雜說程日新傳屠禹甸序之類。若翱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間適之詩。觀其博攬物態。逸趣橫生。栩栩馬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

水記破空而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通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遺之。故編中雖兼眾長。而僅視此等尤高也。與歐陽筱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語。姚氏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為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樞約論禘祭書。贈楊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佚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而詞俊。更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為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諸極之語。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龍獨挾其微而發其蘊。惟亟稱海峯。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為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類而並薄之也。淺謬之見。惟希裁正。國藩回任江表。駒逾半年。轄境救平。雨澤霑足。歲事可望豐稔。惟是精力日衰。前發疝氣。雖已痊愈。目光蒙霧。無術挽回。吏治兵事。均未能悉心料理。深為愧悚。吾鄉會匪竊發。益陽龍陽等城。相繼被擾。此輩遊蕩無業。常思逐風塵而得逞。湘省年年發難。剿之而不畏。撫之而無術。縱使十次遠滅。而設有一次遷延。則桑梓之患。不堪設想。殊以為慮。

復陳右銘太守書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冊。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

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為悵。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遠。又能虛懷取善。兼攬衆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窳薄。謬蒙榮獎。非所敢承。前以久玷高位。頗思避位讓賢。葆全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感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間。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止速謗耳。大著粗讀一過。駭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為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為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微。都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為。貶人之惡。又如慎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峰。龍哀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銜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為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斷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

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為。畢生硤硤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國藩粗識途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其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烟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艱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磽薄。聞種此者尚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送郭筠仙南歸序

凡物之驟為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覽而易盡者。其中無有也。郭君筠仙與余友九年矣。即之也溫。挹之常不盡。道光甲辰乙巳。兩試於禮部。留京師。主於余。促膝而語者四百餘日。乃得盡窺其藏。甚哉人不易知也。將別。於是為道其深。附於回路贈言之義。而以吾之忠致焉。蓋天之生材。或相千萬。要於成器以適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視尤小者則優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於用。則君子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視尤大者則絀矣。苟尤大者不利於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則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賦大始。人作成物。傳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不極擴充。追琢之能。雖有周公之才。棄而已矣。余所友天下賢士。或以德稱。或以藝顯。類有以自成者。

而若筠仙躬絕異之姿。退然深貶。語其德若無可名。學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猶若鉗語而不安。其無所成者與。匠石斲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裁徑尺之材。以為榱桷。不閱日而成矣。及至伐連抱之榱桷。為天子營總章太室之梁棟。經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逾大。就之逾艱。淺者欲以一概律之。難矣。且所號為賢者。謂其絕拘攣之見。曠觀於廣大之區。而不以尺寸繩人者也。若夫達世之技。智足以與時物相發。力足以與機勢會。此則眾人之所共覩者矣。君子則不然。赴勢甚鈍。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勤勤錯迂。遲久而後進。銖而積寸。而累既其純熟。則聖人之徒。其力遠焉。而無扞格。則亦不失於令名。造之不力。歧出無範。雖有瓊瓊。終亦無用。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莠稗。誠哉斯言也。筠仙勸哉。去其所謂扞格者。以漸至於純熟。則幾矣。人亦病不為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達於時勢。是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節母蔡氏。生三歲而室於歐陽。事王光府君。家微也。姑劉孺人。端嚴匡教。無所假借。節一朝之食。分之二日。併三人之事。責之一手。舉家精糲劇易。壹委節母。不以向問他人。節母則先鵠鳴而興。豫其未至。後斗轉而息。補其闕疑。其拘無慮。井汲無濡。半

米寸薪必珍必戒諸婦似次第入門節母躬其難者讓其易者自親舍及衆私室衣垢則澣之綻裂則補綴初不問其所自來羣從子女寒則衣之饑則慈以甘養就湯浴為之潔除羣從或忘其母而母節母節母亦忘其非已出也乾隆三十年乙酉第席珍府君卒明年玉光以歿死劉孺人大戚節母於時年二十有八長子惟本甫三歲少者成材未期耳入則泣血柴立茹藥自盟出則抱子奉姑怡聲疊疊益屏去華飾先姑意之未發而從事約其口與體以及其孤子女無所不約勤其力以率其姁娣與其子姓傭奴各有專職土無寸曠人無晷暇俛拾仰取賓祭有經豬鷄肥碩蔬果怒生方節母事姑之初歲入穀二十石運姑之暮年穀近千石惟本讀書屬文試於郡縣有聲矣年二十七歲而卒婦蔡氏亦以節著節婦蔡氏少歸歐陽惟本節母之冢婦也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大饑節婦將嫁其父輔世貧不能具禮宗族或助之結褵之貲凡得錢三千有奇父為裝遣之節婦陰返其錢置稗薦中而繫鑰匙其端父歸而室無見糧引鑰則錢在焉泣曰孝哉吾女留此以活我也惟本沒時節婦亦二十八歲由是捐棄萬事壹從節母求所以事祖姑劉孺人之法黎明劉孺人興節母執筭侍左節婦自右約之及盥節母奉水節婦奉漿及食婦具饌母侑之及寢三世聯牀聽於無聲劉孺人即怒節母有牆竦懼節婦從容改為以適厥指即疾

病婦煮藥。母嘗而後進。夜則番宿。遺侍衣不解帶。一夕節母起墮牀。折臂二骨。節婦號泣就援之。母戒屏息。無令劉孺人得聞知也。劉孺人晚而喪明。手足痿痺。挽輿與日遊庭中。節母肩前。節婦肩後。其後劉孺人九十而終。節母且六十矣。二脅骨者竟無恙。其後二十餘年。盜入室劫母衣。刃傷節婦指及肘。創甚。亦不醫而竟無恙。論者以為孝徵神或相之云。道光九年。節母歿。實年九十有六。二十三年。節婦歿。實八十有三。其前五十年歲在己亥。均旌表節孝如例。

前史官曾國藩曰。節婦之孫女子四人。次二者歸於我外舅福田先生。篤行君子也。數為余述。誦兩世事狀。余昔官禮部。見各行省題旌婦女。凡烈婦殉夫者。別具一疏。高宗皇帝常下詔非之。不予旌表。以為行不貴苟難也。然末俗士論往往以矯激卓絕之行為難。觀歐陽姑婦之節。亦似庸行無殊絕者。而純孝兢兢事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天下之至難。孰踰是哉。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公諱忠源。號岷樵。新寧江氏。曾祖登佐。太學生。祖獻鵬。父上景。歲貢生。母陳太夫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少而豁朗英峙。以縣學附生。選為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拔貢生。旋中是科鄉舉。久客京師。以大挑得教職。與曾國藩陳源寬郭嵩燾馮卓懷數輩友善。

嘗從容語國藩新寧有青蓮教匪。亂端兆矣。既歸二年。而復至京。余戲詰公青蓮會匪竟如何。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逮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署夙定。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磔之。湖廣總督上其功。賞戴藍翎。以知縣用。公入都謁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誅餘黨。難猶未已。踰年而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蠭起。洪秀全楊秀清之徒出。大亂作矣。公為縣令浙江歲餘。咸豐元年。丁家艱歸。大學士賽尚阿公督師廣西。馳疏調公赴粵。既至。則大為副都統烏蘭泰公所賓敬。事無巨細。必再諮而後行。人無疏戚貴賤。必察公意嚮而薄厚之。叙公之勞。請擢同知直隸州。換戴花翎。公亦竭誠贊襄。募募勇五百人助戰。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提督向公榮積有違言。公以書曉譬烏公。禮下之已甚。冀感動向公。卒不能得。逮圍賊於永安。復代為一書抵向公。力諫圍師缺隅之說。請合圍而盡殲之。又不能得。因引疾歸。歸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遂至桂林。公聞警募勇倍道赴援。將終佐烏公平嶺表。未至而烏公陣歿。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往指目江家軍矣。公既解廣西之圍。旋大捷於簑衣渡。賊不得掠舟而北。衛永以安。賊攻長沙。公與力爭南門。天心閣築堅壘。據要害。長沙以完。賊之渡洞庭而東也。實惟咸豐二

年十月之杪。旌旗帆檣蔽江而下。公痛時事之益壞。怨吾謀之不見納。慨然不復欲東。巡撫張公亮基亦奏公留守湖南。是冬破賊目晏仲武於巴陵。剿平徽義堂會匪於瀏陽。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剿叛民劉立簡於通城。博陳北斗於崇陽。皆以疲卒十餘。盡寇數萬。天子褒歎。由是有勅辦江南軍務之命。公拜疏將赴金陵。中途聞廣濟宋關佑為勦移師討之事甫定而朝。命公速救鳳陽。不數日而江西巡撫檄公速援南昌。公曰。金陵鳳陽雖有朝命。然殘破之區。救遲而事易。江西雖無朝命。然完善之士。禍急而事難。吾當先其難者。遂挈師由九江踰四百里。蹙入南昌。翌日賊至。則設施略備。上下恃以無恐。賊晝夜環攻。闕地十道。分擾旁郡。以眩我謀。終不得窮公方略。凡九十餘日而圍解。上嘉公功。賞二品頂戴。賜領管班。指諸物。厥後田家鎮失。上疏自劾。詔旨雖許鑄四級。然旋有安徽巡撫之命。又詔公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為去留。不必拘於成命。蓋聖主倚公辦賊。不復中制。而海內企踵喁喁。亦咸知非公莫屬也。公以為武昌差足自保。廬州新立行省。危在旦夕。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賊勢。拜疏自鄂之皖。躡雨而行。將卒終歲奔命。道病公亦病。至六安病甚。六安吏民遮道請留。不許。昇疾竟達廬州。部分未定。而賊大至。公設策應敵。一如守長沙南昌時。而城無見糧。藥鉛罄竭。元從之士不滿十人。諸軍

屯四十里外觀望莫救。公弟忠濬自楚來援。為賊所梗。咫尺不得通問。公病益困。不食數日矣。城陷。發憤投水死。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春秋四十有二。越八日。募人入賊中。負公屍以出。事聞。天子震悼。追贈總督。賜祭葬。命廬州及湖南江西皆立專祠。褒公三代如其官。予諡忠烈。咸豐五年。劉公長佑開闢歸公喪新寧。六年某月。葬於某里某山。公弟三人。仲即忠濬。以兵事積功至道員。歷官安徽四川布政使。次忠濟。戰功最偉。殉難岳州。予諡壯節。次忠淑。縣學附生。保叙知府。夫人陳氏無子。以弟子孝椿為嗣。妾楊氏公既歿而生子孝棠。國藩昔與公以學行相切磋。文宗御極。薦公以應求賢之詔。公嘗疏請三省造船練習水師。又嘗厲書國藩。堅屬廣置礮船。肅清江面。以弭巨禍。其後國藩專力水軍。卒而有成。從公謀也。自公之薨。忠濬等數乞余文表公墓道。大義相許。神人共鑑。余其敢讓。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或邂逅及難。而倖厠忠義之林。何可勝道。當公赴江西之急。有詔令至金陵。及赴廬州之急。有詔且留楚中。宜可稍安。以惜有用之身。而公必蹈危地。甘死如飴。但求無疚於神明。豈所謂皎然不欺者耶。嗚呼。忠已。余既揭其用兵始末。乃並述他行義。聲之銘詩。用告異世治國聞者。銘曰。

儒文俠武。道不並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惟公之興。頹俗實匡。明明如月。肝膽芬芳。

有師節君有友節子。卧病長安。朝夕在視。亦有曾生。燕南旅死。謀歸三喪。反葬萬里。兩以躬致。義泣鬼神。近古之俠。孰與比倫。作宰吳越。風教露養。秀水賑饑。其民以長。蘇其枯骨。衣以文襪。儒吏之風。並時無兩。蘊此兩美。風雷入懷。砰然變化。陰閭陽開。宜戡大難。重奠九垓。半駕而穩。天乎人哉。楚師東征。條逾十秋。三十萬人。金甲銳鋒。死者半之。白骨高邱。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無休。終昭元惡。盡復名城。天河瀟灑。海宇再清。公勦其始。不觀其成。九原可作。慰以茲銘。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羅氏。咸豐四五年間。公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勲。朝野歎仰。以為名將。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久矣。公之學。其大者。以為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懔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是乎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慎。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於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乎有讀孟子劄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皇輿要攬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為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嘗不同歸也。始公家世貧甚。曾祖王父曰阮。王父拱詩。皆以

公貴。贈通奉大夫。父嘉旦公歿後。賞加頭品頂帶。曾祖王母蕭氏。王母賀氏。母蕭氏。皆贈夫人。公少就學。王父屢與衣市米。節縮於家。專餉於塾。年十九。即籍課徒。取貲自給。養其母。又表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戚。十有一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表明公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及汲。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瘠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勲名。大率公弟子也。咸豐二年。舉賊攻圍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虞。省城解圍。明年春。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帶勇長沙。維時國藩奉命督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東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擊土寇於桂東。擒逆黨於衡山。其夏。賊圍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二千。輔以新募之勇。鎮軍之兵。檄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矣。既解南昌之圍。復破賊於安福。歸及衡州。賊土匪於永興。四年春。湖北之賊大舉南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捷於湘潭。提督塔齊布公追賊至岳州。余檄公與李公續賓佐之。公扼大橋以遏其衝。凡七戰而羣賊潰。岳州平。乘勝逐北。連復三縣。將攻武昌。公子一圖就余決策。師出兩路。以塔公建洪山一路。而自請攻花園一路。當其堅者。如其策。果克武昌。漢

陽兩城賊既東奔。追及於興國。大勝於田家鎮。公提卒二千。禦數十倍之寇。威之江濱。挂石隊崖。死者萬計。而水師亦斷橫江鐵鎖。燔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前此累功保至道員花翎。至是有甯紹台道之命。加按察使銜。既而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賞葉普鏗類巴圖名號。又引兵南渡。攻圍九江。進規湖口。賊堅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官亭湖。江上之軍不利。而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息深憂。歎世變之未已也。益討卻衆而申警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道云。時別賊臨饒州弋陽。公入江西援剿。大戰弋陽。克之。賊陷廣信。又戰信州。克之。又以其間收復德興景德鎮。東路甫定。而義甯復陷。公軍渡湖漢而西。至則示形杭口。而暗進蘄嶺。屯高峰以瞰敵。設三伏以要之。四戰而賊大燬。義甯既克。有詔加布政使銜。公以書抵國藩。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圖武昌。欲取武昌。法當先清岳鄂之交。於是馳疏以公回援武漢。朝廷嘉焉。遂略通城。克崇陽。挫紐於濠頭堡。大戰於蒲圻。將達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歡迎勞問。凡事咨而後行。城外賊壘。鏹除略盡。殄滅有緒矣。公以霧中搏戰中槍子傷創甚。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卒於軍。春秋五十事聞。天子震悼。照巡撫例賜卹。二子皆賞給舉人。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忠節。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為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指相符。

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積者風也。非天幸也。配張氏。誥封夫人。妾周氏。子兆作。配胡氏。兆升。配曾氏。國藩第三女也。余與公以學行相勖。又相從於金華。申之以婚姻。迺述其大節。銘諸墓道。銘曰。

漸卑之澗。積潦縱橫。崇朝即涸。卷勢收聲。大江西來。其源萬里。澤溥寰區。不於厥美。無本者竭。有本者昌。羅公淵默。所蓄孔長。洞徹天人。潛歸往聖。一物未康。終虧吾性。提師苦戰。荆揚二州。奔彼凶豎。為民復讐。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塵戰。暮歸講道。洛閩之術。近世所捐。姚江事業。或邁前賢。公慎其趨。既辨其說。仍立豐功。以雪斯恥。大本內植。偉績外充。茲謂豪傑。百世可宗。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字迪庵。湘鄉李氏。湘軍之興。威震海內。叛之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公也。咸豐三年。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三千往援。公隨忠節公以行。初至失利。右營主者戰歿。公代領其衆。自是忠節公將中營。公將右營。所向有功。在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歸至湖南。克復永興。明年。集賊犯岳州。忠武公塔齊布率師禦之。余檄忠節公與公助之。所部僅千人耳。賊衆數十倍。塔公控其東。湘軍扼其西。盛暑屢兵出奇。

國朝文匯 卷十五

十六

國學扶輪社印

制勝。凡兩旬而岳州平。轉戰而北。連下三城。八月。進攻武昌。漢陽克之。十月。大戰於田家鎮。破之。田家鎮者。江流盤折。偪隘之處。其南岸為半壁山。峭壁斗絕。賊以鐵鎖橫江。萬舟翔集。氣銳甚。公手刃怯卒三人。士皆殊死戰。連破賊壘。而水師亦乘機斷鐵鎖。焚賊舟。好事者至摩崖以紀績。公前以累功保至直隸州知州。至是記名以知府用。賞給鞶勇巴圖魯名號。旋有安慶府之命矣。先是。湖南水師中江而下。陸師趨江之南岸。湖北陸師趨江之北岸。南軍屢捷。羣寇蜂屯北岸。於是公輩引兵北渡。埽蕩廣濟。黃梅之賊。既又南渡。會攻九江。郡城之賊。城堅不可遽下。又議分兵先勦湖口。梅家洲之賊。無何。累攻不克。水師失利。北軍撓敗。金陵逆渠。益縱羣凶。西上武昌。漢陽再陷。南軍孤立。潯陽國藩以為大戚。公亦深憂之。痛世亂之靡有屆也。五年二月。信州告警。公與忠節公自潯馳援。迭克廣信府城及弋陽等四縣。東路甫定。遂建西援。武昌之議大捷於義寧。小挫於通山。下崇陽。畧通城。趾羊樓峒。擣蒲圻。擐咸寧。次第勘定。乃以十一月杪。師次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林翼大喜。事無鉅細。惟忠節公與公言是聽。忠節挈持大綱。其戰中機宜。胥公主之。公含宏淵默。大讓無形。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遇賊則以人當其脆。而已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窳者。士卒歸心。遠近慕悅。咸豐六年三月。忠節公中槍不起。公接統全軍。眾志

俞獻劇平城外悍賊之壘。卻劇寇石達開來援之衆。周城掘塹。引江水入湖。因以長圍。十一月。再克武昌漢陽。天子偉其功。賞加布政使銜。記名以按察使用。未幾。提兵而東。再薄九江。九江賊酋林啟榮者。堅忍得衆。內與小池口湖口梅家洲諸賊。首尾相掎。外與饒廬之賊。互為聲援。公既掘長塹以圍澤。又分軍援勦江北。舟載奇兵。夜襲湖口之背。遙明水師至。而陸軍伏發。立克兩城。事聞。拜浙江布政使。明年四月。卒克九江。殄滅無遺。天下快之。賞穿黃馬褂。加巡撫銜。公每建一功。晉一秩。數省官民。歡抃稱道。若龍榮之在躬。或歌誦戰狀。以為樂。傳播中外。浙人仕京朝者。疏請。敕公東兵以救浙難。而胡文忠公以饒中歷爛。請留公軍圍饒。而固鄂。天子許之。公乃整旅入饒。踰月。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師次三河。毀賊九壘。而逆酋陳玉成等四面來援。截我糧路。我軍銳氣日渫。師少而半潰。公力戰終日。自度事不可為。夜半怒馬臨陣。死之。咸豐八年十月初十日也。諸將堅守營壘。又三日而俱敗。又六日而桐城守兵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無苟活者。疏入。文宗震悼。手詔曰。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尚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追贈總督。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立祠。予諡忠武。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公之先人。世有令德。曾祖本桂。祖詩白。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父登騰。公歿後。特恩加封光祿大

夫曾祖妣張氏賀氏王氏祖妣戴氏母蕭氏皆封一品夫人公端凝毅篤愛人不尚美言而意溢於色色餘於辭雖他軍之將士逃難之流民皆歸之若父兄聞其死哭之皆慟至不忍聞同治二年朝廷遣官賜祭三年克復金陵推恩有功之臣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配謝夫人子三其二殤亡光久欽賜舉人引見賞六部員外郎又以兼襲二世職併為男爵孫二人某某咸豐九年葬公於湘鄉四十三都黃牯冲星子山之陽同治八年某月某日改葬某鄉某山乞余文其墓道之碑余既羸叙戰績乃兼述其懿德而系以銘銘曰

器有洪纖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嶽嶽李公表裏完好匪琢匪追動合大道羅公講學遠紹洛閩公分其緒振衣恂恂出而禦寇戎馬艱辛入而問逆克已求仁誰侮誰尤責躬獨厚胸襟忠流曾不出口負重含汙浩如山義險超人先利居眾後豈無贏財不阜我私不忍自飽而人獨飢分餉諸軍蘇稿噬臍反自潯陽少憩武昌將請於朝親親還湘王事有嚴離局匪遑斯願不遂茹涕閨傷遣將分兵助我東征擇良而子出以至誠四分五割精銳星散自攜部曲疲羸居半損已濟物近古無倫終焉師燬以仁隕身行類大愚乃動鬼神公功久著爛若三辰德或不顯考此銘文

畢君殉難碑記

自楚軍之興。忠武公塔齊布。實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低首塔公。亦豔稱雲南畢君。塔公每臨敵。負槍挾弓矢。又令二卒樹長矛。執曳馬繩竿以從。其為器也。四畢君每臨敵。負槍腰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從。其為器也。亦四。塔公躍馬。緇馳。嗔人追從。從輒反鞭之。畢君怒。馬直穿賊陣。戒後者無得妄從我。人亦自不敢從也。畢君名金科。字應侯。雲南臨沅人。以征開化苗匪功。叙藍翎外委。署臨沅鎮標外委。咸豐四年。隨副將王國才赴湖北軍營。破賊於天門。丁司橋。累叙至花翎都司。十一月。國藩檄令隨塔公攻圍九江。明年正月。賊犯武昌。王國才回軍援鄂。畢君遂為塔公所留。其後塔公物故。畢以驍勇冠部軍。逆酋石達開之寇江西也。連臨瑞州。臨江等八府數十州縣。畢君所至。常陷陳克捷。旋為他部牽率失利。終不得獨錄其功。自九江奉檄而南。五年十二月。破賊於樟樹鎮。明年二月。軍敗失之。自南昌而東。以六年五月。破賊於饒州之章田渡。六月。郡城陷失之。畢君自痛為他部所累。益發憤。募死士再入饒州。誓眾曰。今日上岸破賊不捷。吾不復歸舟矣。一鼓克復府城。饒之耆黎婦孺。見聞者與不見聞者。皆曰畢君功也。由是。賞加呼爾察巴圖魯名號。補臨沅鎮都司。并用遊擊。名譽大振。而忌君者。日以次骨。飛謀薦誘。迭相污染。若提千餘人。當四戰之地。索餉不至。又惡忌者出已上。終夜鬱鬱。不自得。常思立奇功。

以自旌異。會振池之賊大至。歲暮士有饑色。有司者責君能破景德鎮。軍食可圖也。君以正月二日出師。初四日驟攻景德鎮。入市乃無一賊。別挈十人援勦後街。賊蜂起。從卒亡七人。傷三人。君縱橫擊刺。踐血而出。最後賊以噴筒環攻君於王家洲。墮馬。年二十五歲耳。閱十有八日。前從傷卒三人者。收得遺屍。又三載。咸豐九年。子弟國荃破賊景德鎮。恐弔畢君殉難之所。而壯士則既死矣。功名之際。有天有人在已者。獨足恃哉。於是伐石以表遺蹟。聲之銘語。俾行路歌之。以永饒人之思。銘曰。橫目豈豈。同出一冶。衆雌無雄。誰是健者。塔公首出。次乃畢君。軀幹雖小。陳安之倫。匹馬斫陣。萬夫莫當。人心之賊。一矢或傷。內長媚嫉。外偏強寇。進退靡依。忍尤菽詬。鬱極思伸。矯首抵天。徒飛無翼。或墜於淵。淵則有底。憤則無已。萬代千齡。哀此壯士。

林君殉難碑記

嗚呼。自余倡率楚師。轉戰荆揚二州之域。其間相從死事者。不可勝道。或貞白無他誓。不相背棄。而慷慨一瞑。志不得稍申。名不襮於當世。愛之而莫能助焉者。尤可悲也。林君源恩。字秀三。四川達州人。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咸豐元年。選湖南平江縣知縣。二年。粵賊洪楊之屬團長沙。其冬。瀏陽匪徒為亂。明年春。通城匪徒為亂。三縣者。皆與平江壤接。君詰姦守隘。如防禦水。截然不得墊溢。江忠烈公

才君之為。既保奏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又以書播告士友。道林君堪軍旅也。會國藩治舟師。檄君募平江勇五百人以從。四年三月。賊自鄂中南犯。君禦之平江九嶺。果大捷。同官有忌君者。功不得叙。又別撥他事中之。君悒悒內不能堪。而口獨重滯。嘗發憤欲一廷鞫。宿戒設辭甚具。至則為眾所窒塞。卒不得發。或反引咎自責。是歲十月。追隨國藩於九江軍次。遣次欲有所申理。亦不竟白也。明年春。檄君治湘軍糧臺。歸自廣信。又治塔軍門忠武公糧臺。又佐理鄱湖水師營務。十一月。又攝理陸軍於廬山之麓姑塘之南。而江西巡撫文公聞君賢。飛檄調至南昌。付以所募之平江營者。君在廬山。與一二武人為儔。折節內交。武人益不狎。屢辭侵侮。或稱書生跬步矍矍。焉知戰事。君既痛其穢。又口重滯。卒無以折之。獨夜歎曰。大丈夫死強寇耳。終不反顧矣。及至南昌。領新軍。乃稍自喜。是時劇賊石達開犯江西。連陷八府五十餘州縣。六年丙辰三月。李元度次青率師自湖口南來。君與鄧輔綸彌之。自南昌而東。兩軍會於撫州。疊戰皆捷。人心始定。賊亦糾合列郡醜類。更番搦戰。我軍輒卻之。又至又大創之。疲極不得休息。秋九月。分軍出攻崇仁宜黃。適會援賊大至。君竟以十七日戰敗。死之。始君嘗誠其下曰。好相保。吾與若共命於茲也。至是眾知君不屈。相從死者三百餘人。君歿二歲。咸豐八年四月。官軍克復撫州。又明年國藩師次於此。

國朝文匯

卷十五

十九

國學扶輪社印

弔君殉難之所。尋逝者之骨。邈然其不可復識矣。於是爲立石以表遺蹟。綴以銘詩。以告於不知紀極之世之一二君子。以達余之耿耿銘曰。

胡古胡今。強吞弱伏。倭者刀棍。訥者魚肉。文吏賊深。武夫悍激。訥者避之。負牆屏息。忽入戰場。萬馬辟易。士固難料。理固難推。災祥顯晦。孰執其機。昔聞人述。言出君口。我不知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大信不明。堅可銀金。澆俗所侮。鬼神所歆。精魂遠矣。北斗帝鄉。遺骨莫辨。蔓草茫茫。有欲求之。環此石旁。

何君殉難碑記

嗚呼。軍興十載。士大夫君子橫死者多矣。獨吾友何君丹畦。尤深痛不忍聞。自近古以來。未有行善獲禍如是之烈者也。豈不悲哉。君以咸豐四年五月。由翰林院侍講上書房行走。出爲安徽蕪湖太廣兵備道。時則安慶暨濱江府縣。淪沒賊中。廬州新立行省。亦陷於賊。副都御史袁公軍臨淮。提督和公巡撫。福公軍廬州。君當之官。不克南渡。袁公欲資君以兵。西會楚師。福公亦具疏留君。江北撤君募勇出征。公私匱乏。沮傷百端。最後得二百餘人。率之以西。至霍山。徵集潰兵團勇三千餘人。推誠獎勵。遂以十月二日。大破捻匪李兆受於城東。追至麻埠。又五日。至流波磯。檄商城固始團練堵其北。金家寨團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遏其西。捻黨洶懼。李兆受與

馬超江等相繼投誠。挺散脅從。遠近大悅。環三四縣。皆輸豬雞糴糧金錢之屬。聲終宵不絕。先是大府帥檄君救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陷。至是奉被勅革職之命。軍士懷不能平。雖百姓亦惘惘也。方楚師之出岳州而東也。克武昌。下黃州。破田家鎮。水陸電邁。席卷千里。其後塔齊布羅澤南兩軍。由黃梅南渡。以圍九江。賊偕北岸而上。復陷蕪黃。竄武漢。自長淮以南。天柱內外。所在蜂屯。君以孤軍流離。西與楚師不相聞。東與廬州大府隔絕。朝不謀夕。嚙指誓衆。五年正月。進攻蘄水。克之。又分軍克復英山。又殲劇賊田金爵。大府帥以君西征有效。疏令留駐英山。君出師至是。凡八閱月。僅支見銀三百兩。士卒及民團相從者。增至三千人。又益以李兆受新降之衆。無以為食。居無帳幕。雨無薪。村郭無居民。遠近無援。傷亡無以為卹。始什人賦錢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而又半之。而賊來益盛。日提饑卒。轉戰不得休。五月十二日。軍敗。徒行泥淖中。鄉民或哀而進食。君雖強自振厲。然憊甚。瘡痍發體。氣亦稍餒矣。李兆受者。故反側特兩端。感君忠勤。不忍遽背負。絕糧既久。怪君無以活之。意望甚。又同時降人馬超江為匪徒所殺。怨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則大戚。議為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拾匪畢集。於是河南安徽兩省。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匍匐詣君。自陳無他。君撫慰稍稍綏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

抵君教以圖翦叛賊。毋後人發為非受所得。遂陽為置酒高會。而伏兵戕君於英山
之小南門。遺骸殘燼。同遇難者四十七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也。君諱桂珍。字
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丙午提督貴州學政。旋
晉侍講。入直上書房。數抗疏陳軍事得失。推本君德。又采朱子真西山大學士之
說。傳以已意。引申條例。手繕成帙。隨疏奏進。君之意。嘗以為聖者無不可為。功無不
可就。獨患人不自克。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竟耳。及君出而莅事。饑餓經年。而百戰
不息。儻所謂自克者耶。竭吾心與力而不遺者耶。卒其獲禍如是之烈。而或不免身
後之餘責。然則為善者何適而不懼哉。咸豐十年。國藩屯軍江北。詢君患難。馳驅之
所。乃立石英山。綴以銘詞。俾來者有考焉。銘曰。

饑寒偏身。難顧廉恥。聖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撫其子。況於揭竿為合之徒。亡命
歸誠之始。倏順忽逆。朝人暮豕。封豕負塗。猜疑張弧。鋸牙鉤爪。殲我閭閻。赤舌燒城。
死有餘議。羣毀所歸。天地易位。悠悠之口。難可遽勝。我銘諸石。少待其定。上訊三光。
下訊無竟。

鄧湘皋先生墓表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鵬。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為湘皋先生。先生自甫提科名。即

已厭薄仕進。怡然有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洛礪東以詩相屬。客遊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觀幽刺怪。遇之使平。終歲頽頽。誓不履近人之藩。而又恥不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礪東與相違覆。引繩落芥。剖晰毫釐。書問三反。或終不得。常交嘲互訟。神囚形瘁。已而室極得通。則又互慰大歡。以為解此者。天下之至豪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寧鄉縣訓導。凡十有三年。引疾歸。其遺外時榮。而有事著述。與礪東略同。然礪東持律於嚴。體勢稍褊。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礪東牆宇自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闡揚先達。聲寵後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纂述亦獨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為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探討尤勤。如饑渴之於飲食。如有大謫。隨其後。驅迫而為之者。以為洞庭以南。服嶺以北。旁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鬱不宣。君子懼焉。於是按訪濱資郡縣名流佳什。輯資江耆舊集六卷。東起灕源。西接黔中。北滙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零章。甄采略盡。為沅湘耆舊集二百卷。徧求周聖楷楚寶一書。匡謬拾遺。為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繪鄉邦經緯圖以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為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冊。

國朝文匯

卷十五

二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五十餘種。為校刻者百八十卷。瀏陽歐陽文公元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為覆審補輯若干卷。大儒周子權守邵州。錄其微言。副以傳譜之屬。為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釐定祀典。褒崇節烈。為召伯祠宗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證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李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呼。可謂勤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眾人甘與草木者伍。腐而腐耳。自稍有智識。即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尤大者。所冀尤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環材而蒙詬。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重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子。薄技微長。一一撮拾。而光大之。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耶。何其厚也。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遠。父長智。妻曹氏。仁厚淑慎。里黨欽之。妾何氏。子子琳。廩貢生。候選訓導。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終。女子子三人。孫四。光緒光緒光緒光緒。曾孫大樞。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羣從子姓皆孝友力學。兄子瑤。尤賢而能文章。先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邨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自訂年譜二卷。瑤皆

敬謹存藏。其未刻者。皆寫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教澤在人。瑤所為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著其治詩之精。與其有功於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大界墓表

王考府君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四日棄養。修厯二十三年。當初葬時。吾父以書抵京師。命國藩為文紀述先德。揭諸墓道。國藩竊觀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其型於家。式於鄉邑者。又率依乎中道。無峻絕可驚之行。獨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訓來業者。敢敬述一二。以示後昆。府君之言曰。吾少耽游惰。住還湘潭市肆。與喪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嶺山下。巉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畝。而通為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所宵行。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頗以為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冀。庸保任之。入而飲。死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基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禮神徵福。求諸幽

遇吾以為神之陟降。莫親於祖考。故獨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闕焉。後世雖
貧。禮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為深恥。既令子孫出就
名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音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迹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
敬禮不急。其下汎應羣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逮。舊姻
窮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卜家之興敗。理無爽者。柳黨
戚好。吉則賀。喪則弔。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
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嘗居間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屬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
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
則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津梁道塗。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
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所成之事。蓋府君平昔所恒言
者如此。國藩既稔聞之。吾父暨叔父又傳述而告誡數數矣。府君諱玉屏。號星岡。聲
如洪鐘。見者憚懾。而溫良博愛。物無不盡之情。其卒也。遠近感唏。或涕泣不能自休。
配我祖妣王大夫人。孝恭雍穆。娣似歛其所為。自酒漿縫紉。以至禮賓承祭。經紀百
端。曲有儀法。虔事夫子。卑訕已甚。時逢愠怒。則竦息減食。甘受折辱。以迴眷睞。年逾
七十。猶檢校內政。絲粟不遺。其於子婦孫曾。羣從外姻。幼童僕姬。皆思有惠逮之。權

量多寡物薄而意長閱時而再施太夫人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卒春秋八十
葬於木兜冲其後三年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六葬於八斗冲遷太夫人之柩柩焉
其後十年為咸豐九年己未十二月均改葬於大界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學初遷
湘鄉者也曾祖曰元吉別立祀典者也祖曰輔臣考曰竟希曾祖妣氏曰劉祖妣氏
曰蔣曰劉妣氏曰彭以國藩忝竊祿位府君初 貤封中憲大夫後累贈為光祿大
夫大學士兩江總督祖妣初封恭人後累贈為一品夫人 聖朝推恩連而上之竟
希公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亦贈一品夫人府君生吾父兄弟三人仲父上台早卒
季父驥雲無子以吾弟國華為嗣孫五人軍興以來惟國潢治團練於鄉四人者皆
託身兵間國華貞幹歿於軍國藩與國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見
吾祖者咸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遠甚也其風采亦可想矣曾孫七人元孫
七人凡茲安居足食列於顯榮者繁維祖德是賴於是叙其大致表於斯阡令後嗣
無忘彝訓亦使過者考求事實知有承徵無虛美云

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驚緩多病
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

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很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為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為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覽。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機。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為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于長所為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于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者。爭得失於一

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驚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為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為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閩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為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道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愈於古。而風骨少隳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為變而內之。

於簿物小篇之中。豈不醜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為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為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嚼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為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御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為兢兢。我

朝學者以顧亭林為宗。國史儒林傳。寔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載東原輩。尤以禮為先務。而秦尚書惠因。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闊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復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載東原氏亦以為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為近。姚王於許鄭為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為陸。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為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

咿唔則期服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親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獲。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貨者。又取倍稱之息。滿祿利之不遂。則傲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歿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譽譽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天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通負。怨及孫子。若通閭貿易。環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行。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為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已之不免為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為報。已則有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怍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傳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子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

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組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湘鄉昭忠祠記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巡撫張公亮。檄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鑫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國藩方以母憂歸里。奉命治團練於長沙。因奏言。團練保衛鄉里。法當由本團贖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為官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見調之千人。畧仿戚元敬氏成法。東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邑團卒。號曰湘勇。三年春。平土寇於衡山。破逆黨於桂東。其夏。粵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等殉難。湘勇之越境勦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余聞而悼之。議立忠義祠於縣城。祀湘人與於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命籌備舟師。乃募湘勇水陸萬人。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士中燬。既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續賓。率湘勇以從。於是大雋於岳州。克武漢。下蕪黃。破田家鎮。復江西弋陽信州。甯州。又以其間。由江還。

鄂。靖。蕩。枝。縣。再。克。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間。羅。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鴻。蕭。壯。果。公。啟。江。暨。巡。撫。蔣。公。益。澧。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所。在。有。聲。然。羅。公。王。公。劉。公。遂。以。六。七。年。間。先。後。俱。謝。而。將。士。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痺。不。足。以。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具。疏。會。奏。請。立。昭。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天。子。許。之。吾。邑。軍。士。歿。有。餘。榮。已。未。幾。而。舒。城。三。河。之。難。作。李。公。殉。節。部。下。死。者。殆。六。千。人。國。藩。私。憂。以。謂。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李。公。之。弟。勇。毅。公。績。宜。重。輯。部。曲。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運。蘭。及。唐。總。戎。義。訓。章。之。師。轉。戰。皖。南。而。吾。弟。國。荃。遂。以。湘。士。克。復。安。慶。金。陵。兩。省。蔣。公。暨。楊。公。昌。濬。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毅。公。亦。戰。歿。於。閩。東。兩。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中。外。皆。歎。異。焉。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松。山。追。逐。擒。匪。於。河。南。山。東。直。隸。征。叛。回。於。陝。西。甘。肅。而。按。察。使。陳。君。湜。防。守。山。西。其。西。南。諸。道。則。蕭。壯。果。公。率。師。入。蜀。而。巡。撫。劉。公。蓉。屢。平。蜀。寇。總。督。劉。公。嶽。昭。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投。命。或。避。寇。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山。間。避。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辭。困。阨。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

逐風塵而不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為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已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存偽相容。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已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惜。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戰大敵。非拙且誠者之效與。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今海宇羸安。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壯士致命疆場者尚不乏人。能常葆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羣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以武節彪炳寰區也乎。

五箴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擬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

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何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諶。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齊宿日觀。天鷄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足不懼。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應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間言送日。亦擾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茲。銘以自攻。銘而後臨。嗟女既耄。有恒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

徙德業之不常。日為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怠。泰泰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祭湯海秋文

赫赫湯君。倏焉已陳。一呷之藥。極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辜。死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鼓。萬口器器。卷官名揭。如蘇斯標。奎文黻布。句驚字累。羣兒苦誦。甘瞑達朝。上公好士。維汪與曹。大風噓口。吹女羽毛。紙筆樞府。有銘如刀。儕輩力逐。一虎衆狽。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鳴驚天。墮落泥滓。坎坎郎官。復歸其始。羣雀款門。昨鼃之市。窮鬼噴沫。婢奴取恥。維君不羞。復乃不求。天脫桎梏。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為仇。被髮四顧。有棘在喉。匪屈匪阮。疇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時淮海。戰鼓殷酣。洮夷所躡。肉阜血潭。出入賊中。薄憂內懷。寅歲還朝。左抱嬌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三更大叫。君泗余哦。忽瞪兩眸。曰余乃願。憑膽相要。斧門搭鎖。嗟余不媚。動與時左。非君謬尋。誰云逮我。王城海大。塵霧涵涵。惟余諧子。有隙輒遺。聯車酒肆。袒肩載號。煮魚大噉。字內兩餐。授我浮邱。九十其訓。韓悍莊誇。孫卿之醜。塵義闢文。百合適奮。俯視符充。其言猶真。我時譏誑。君曾不愠。我行西川。來歸君選。一語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辜。詎敢相下。骨肉寇讎。朋遊所訝。

見承負塗。或張之。孤羣疑之。積眾病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詭。凡今之人。善調其舌。君則不然。喙剛如鐵。鋒棱所值。人誰女容。直者棄好。巧者興戎。昔余痛諫。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傷心往事。淚墮如麻。以君殺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酌子一滴。庶據我悲。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十六

吳嘉賓

字子序江西南豐縣人道光十八年進士翰林院編修著有求自得之齋文集

城南書舍圖序

得一齋記

陳源充

字昭孔一字岱雲湖南茶陵人道光十八年進士

重修文信國公祠記

送鄭小山出守登州序

陸黻恩

字亞章號紫峰江蘇陽湖縣人道光十九年舉人著有讀秋水齋詩文集

募民屯邊議

湯修

字敏齋浙江蕭山縣人道光十九年舉人官至太常寺卿有慎思居存稿

上祁相國論軍儲事書

沈曰富

字沃之江蘇吳江縣人道光十九年舉人有受恒受漸齋文集

蓮菜閣詩錄序

入廐修容解

國朝文匯

卷十六

目錄

國學扶輪社印

三孝女傳

九

徐氏二孝女傳

九

陸敦倫

字思對 號一帆 浙江平湖人 道光二十年舉人有專詩草

春水船詩鈔序

十一

邵懿辰

字位西 浙江仁和人 舉人 由內閣中書選刑部員外郎 充軍機章京 發往東阿 咸豐十一年賦歸 浙江殉難 著作散佚 曾文正公為梓其遺文一卷

贈陳毅叔序

十二

易安人墓表

十二

金安清

字屆生 浙江嘉善縣人 官至鹽運使 有六幸翁文集

東南三大政議

十四

永定河隄壩議

十五

淮南北善後議

十六

導淮正議

十八

導淮別議

二十

費椿

字子年 號春林 浙江平湖 人 諸生 著有秋夢樓詩集等

王學質疑後跋

二十三

陳澧字蘭甫廣東番禺縣人原籍江蘇上元縣道光壬辰舉人賞五品卿銜有東塾集

與人論祝壽書

二十四

五品卿銜刑部主事象州鄭君傳

二十四

賈敦臨字吉甫號蘅石浙江平湖人諸生著知止堂集守約齋詩集

表微錄自序

二十七

國朝文匯丙集卷十六

城南書舍圖序

吳嘉賓

昔人謂年少讀書之時。非著書之時。予嘗以為不然。君子終其身。無著書之時也。豈獨年少哉。雖然。讀書矣。將無疑乎。將無信乎。將無是非乎。疑者將棄之乎。信者將意之乎。是非者將一之乎。必將析其疑。同其信。別白其是非也。如是。則安能以無著。著之為言。顯吾之所藏於心者而已。所謂著之於策也。非作也。如使吾奮然曰。吾方著書。教後世。古人之為言者。不備也。雖聖人敢有如是之一日乎哉。如使吾析其疑。同其信。別白其是非。著書即讀書也。無讀無著。無著無讀。讀如聽辭。著如論議。今語治獄者曰。子姑聽辭。勿論議。可乎。自宋以後。士之著書者多。由讀書者多也。弊在不忍而兼存之。爾。善讀書者。勤慎所存。吾讀書而疑焉。毋曰疑而已。必有說。吾著吾之所以疑。他日有以思也。觀說者亦得吾之所以疑。有以為吾釋也。吾讀書而信焉。毋曰信而已。必有說。吾著吾之所以信。他日有以據也。觀說者亦得吾之所以信。有以為吾傲也。吾讀書而是非焉。毋曰是非而已。必有說。吾著吾之所以是非。他日有以辨也。觀說者亦得吾之所以是非。有以為吾折衷也。如是。乃可以明吾心。修吾辭。退然而讓曰。吾未敢著書。是自欺自匿之道也。是塞來者之術也。著書猶言語也。吾言而

善。天下將應焉。而吾將求益焉。吾言而不善。天下將違焉。而吾將改以從善焉。慎之可也。貌為默不可也。今之世。妄說者亦多矣。彼固有說而後天下得以知其妄也。否則妄者且冒賢矣。懲妄而廢說。與因噎而廢食。奚以異哉。夫妄者雖戒之不止也。使謹者畏而不敢言。則吾心之所得。將何由而待正於天下後世歟。吾友葉潤臣為城南書舍圖。請予一言。潤臣從父兄之後。能讀書。吾知之。其能不徒讀書。吾俟之。潤臣謹者也。故以其素與潤臣交相勉者。書以為贈。

得一齋記

鬻者與博者衡。誰贏乎。博者贏乎哉。市者與居者競。誰贏乎。居者贏乎哉。與市而博。諸抑居而鬻諸。今夫五都之肆。百貨壅焉。實有犀珠端貝之珍。用有粟葛丹漆之饒。產莫能物也。種莫能區也。吾一從而居其土宜。別其苦良。不亦矜乎。故吾竊然自為得也。然而列屢者方專其去留。高下在心。莫可取求。然後知吾之未始得也。彼固竊然自為得也。然而有力者過焉。傾囊而準其估。輦而逝耳。然後知彼之仍未始得也。夫有力者得之矣。然而替得章繡。聲得鈞球。禿得簪弁。兀得鞵履。涉海得策衝。適燕得帆楫。雖奇巧麗飾。值以千億。曾不如工之有缺斤。農之有曲耒也。然後知其得而未始得也。故知之莫如據之。據之莫如藏之。藏之莫如利用之。利用之。斯得之矣。吾

宗繼之以顏氏子得一之義。名其齋居。夫顏氏之所謂一。未易言得也。繼之之意。特以戒夫市而博者。故余為達其志如此。

重修文信國公祠記

陳源克

皇帝御天下之二十有四年。江西量吏以宋臣信國公文天祥請從祀。制曰可。海內之士咸奮自矜厲。越一載。源克被命守吉安。始至。展公墓城東北五里螺山下。舊有祠。明宏治時。建以祀公。及同時殉難者。歲久垣且夷。其堂廡圯者止焉。府訓導劉拱辰請繕葺。六月某日始興事。源克適移守廣信。踰歲祠成。郵書請為文刊之石。易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其卦五陰盛長。一陽垂盡。宋當帝昺播遷之時。其剝極矣。公以一陽迴薄於眾陰。陵險蹈義。舍命不渝。其所以摩厲而致此者。豈朝夕之故歟。士大夫氣節之盛。無過東漢。魏晉以降。洎乎五季。背主迎降者。若逆旅主人之送過客。教之陵夷。與人心之陷溺。蓋五十有七年。宋之初興。旌韓通以厲臣節。於是天下皞然知有廉恥之存。逮其末造。蹈鼎赴鉞者踵接肩摩。而信國尤炳然為諸臣稱首。則豈非教化之所陶冶。而天理民彝之終不沒於人心者歟。世之苟賤之徒。揉其筋骨。更互迎合。以據殿寵。彼豈獨無羞惡也。教徠升木。將天下皆安於苟道焉。源克因斯祠之成。敬繹。今皇帝崇祀信國之義。蓋褒賢之盛典。即教忠之徽旨。所由寓也。夫道光二十七年四月既望。

送鄭小山出守登州序

國家防虞廷考績之法每三載大計群吏而黜陟之在內曰京察優等得授道府

今皇帝嗣位

命群臣各舉所知章上以次

召對畢踰月山東巡撫以登州

府不得人

上遂

命刑部郎中鄭君敦謹往踐其任登州故海邦也南有成山

之固北有蓬萊沙門盤礪之險沿絡萬里天下有事倚之為津要前明備倭稱巨鎮

焉聖清肇迹逮左統一區夏凡日月之所出入莫不候風修貢又時舉海運由溟

渤以達直沽先是登州有陸路總兵之設其部將習海事者僅二人重洋闊遠聲勢

常阻絕至是巡撫陳公請易為水師且更營制朝廷可其奏余嘗謂太守之職在於

明教化美風俗而孟子告齊宣王發政施仁必欲使行旅皆出其塗則海道有不虞

抑亦司牧者所有事也鄭君自翰林改官刑部治爰書勤敏而斷又嘗奉使豫蜀卻

餽遺數千於職事無私橐假其從兄芝泉守襄陽肯惠政當為隄捍江水民思之立

祠以祀

今皇帝將破格以待非常君首被榮遇且以重海隅之寄其所施必有

大於襄陽者矣。黃余官京師與君好邇來依密諭時昔君顧先余出然余少時嘗夢

登泰山盤道屈曲宛然在目將遂從君游乎未可知也君行矣書此以贈

募民屯邊議

陸歡恩

余著錢幣議。極言銀貴民病之故。客有難余者曰。子謂民之病在銀貴。吾謂民之病在人滿。銀貴之病。猶可言也。人滿之病。不可言也。國家滋生日盛。田不加增。土不加闢。穀不加多。縱錢幣得行。民困稍蘇矣。而木飢金穰。不能必之於天。一遇災荒。哀鴻遍野。雖有錢幣。寒不可衣。飢不可食。閭閻無半年之蓄。常平無匝月之糧。其將何恃也乎。昔之人嘗講求西北水利矣。而旋作旋輟。未見其效。且今之北五省。人固未嘗不滿也。雖廣種薄收。地力容有未盡。然墾荒之令一下。奪土著之業。以與流民。是滋之擾也。余曰。嘗聞之西域。賜環者矣。其言曰。出嘉峪關外。彌望數千里。皆膏腴之地。畝收幾一鍾。其地有熟荒。無災荒。何謂熟荒。每年穀熟之時。計其畝之所入。不足供收割之費。則表其畝之四隅。撒以灰。縱牲畜入。食之蹂之。雖他牧者蹊入。不禁。又無水道可通。故其粟不能他販。當秋收之際。穀粟如水火。不雷也。其言如此。余嘗謂理財之大道有二。曰生之者眾。食之者寡。今東南之地。生之者不為不眾。無如食之者尤眾。西邊之地。食之者不為不寡。無如生之者亦寡。恒苦於不能相通。則何如酌其盈虛而調劑之。竊意宰相論道經邦。修六府而正庶土。事莫大於此者矣。今欲徙民屯塞外。而國家經費有常。其費在目前。而其效在十年之後。且行之不善。亦慮

以擾民則愚又有計於此不費國亦不擾民請得而悉陳之可乎今國家事例

頻開矣設創為一例名曰營田例令富民之欲援例者各募鄉里之貧民無業者或

均鄉里即西北之富民亦可募東南之貧民其情道久久亦自浹洽耳與雖有業而願徙者給以資糧路費護送屯所

朝廷特設辦事大臣數員分駐屯所專司屯墾事凡富民領戶到屯者每戶撥給

田二十畝富民給以牛種廬舍之資令其開墾俟三年後陞科準西北省之中下則

俾為世業其富民名下之戶滿百者給以八九品職銜二百戶三百戶者循是遞加

三年考其殿最支給半俸再留三年著有成效即以為該地方官千戶以上者為大

縣七百戶以上者為中縣五百戶以上者為小縣其自四百戶以下以為分防縣丞

主簿巡檢之官皆主其戶之詞訟租稅其稱職者為世官該大臣考其行能而進退

之而必以講求水利勸課農桑為率職十年之後則繕城池建府庫實倉儲廣鼓鑄

興學校教以忠信孝弟之行講武備齊以坐作進退之節婚姻不出里黨守望不越

鄉閭井田復於是封建由於是禮樂興於是軍旅講於是力役準於是而又令民寓

書勸導其故鄉親戚源源來歸皆以富民督率之資給之教導之整齊之將見數十

年之後向之風沙千里極目無人烟者今且桑麻蔽野雞犬相聞夫而後西北之地

力盡東南之民氣紓且以西北之賦稅供西北之軍糧而東南之額徵可減至於八

旗生計。如獨石口外之開平城紅城子等處。張家口外之興和城新平城等處。沃野千里。處處可墾。孫文定公已詳言之。請盡發禁旅之餘丁。前往屯種。即以旗戶之殷富者。為之督率。一如西域之例。如此則國家之兵餉不盡仰給於東南。以其有餘講求軍政。精造船礮。既富且強。蠢爾小夷。固不足煩中國之慮矣。此之不為。顧日總馬講理財。講節費。卒之財不能理。費不可節。開捐之不已。因而報效。報效之不已。因而勒捐。勒捐之不已。因而均派。均派之不已。因而加賦。民生日絀。國用日匱。雖使管商持籌。秦孔權算。亦無能為役也已。

上祁相國論軍儲事書

道光二十九年

湯修

竊惟聚人之道本於理財。經國之猷先宜制用。況當機槍未掃。帑藏先空。可不未雨綢繆。多方籌備乎。然生財祇有此數。取用每無窮期。非必淫侈無度。始足傷財。但不豐儉因時。已非節用。其弊必至損下而益上。其害必至聚財而散民。始以除盜賊而籌餽餉之方。終以籌餽餉而增盜賊之勢。掌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聖賢論政。足食足兵。民信三者。至不得已時。止有去法。別無加法。豈其智不若後人哉。良以非義取利。勢必至失民心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傳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訓昭垂。良可察也。我朝

聖聖相承。痼瘼在抱。

皇上寬仁恭儉。宮中府中。服用俱有定式。一游一豫。制度皆由舊章。從無汰侈驕奢之事。顧當經費支絀。而猶襲豐亨豫大之規。則時絀舉贏。必苦於不繼。當饋餽紛繁。而不省泛常浮雜之費。則出多入少。必至於不支。蓋因循之久。期於振興。而振興之難。同於創造。非法創造之顯謨。無以建振興之大業。苟以為所圖迂緩。則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猶勝於不蓄也。苟以為所得纖微。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猶勝於不為也。與其為苟且一時之計。以傷國家元氣。何如法

神聖萬年之道。不失治

世常經乎。條款之詳。未敢妄擬。綱領之大。略可指陳。一軍國之要需。不可盡宜核虛

冒而動項必期於有功。一中外之尤費不可留。宜裁緣飾而用財。惟主於所急。一微解。宜年清年款。勿致影射。舊虧轉增新欠。一蠹弊宜漸消漸革。勿任因循。中飽暗損。正供。此即清理財用之出入。而收效於數年之後者也。至於目前應急之方。則亦有說。或責成糧臺。核軍營浮消浪費。或飭令將帥。汰軍營疲卒冗員。或轉運隨地制宜。米麥布帛。皆可利用。不必拘泥用銀。以免輾轉。克折之數。至若發內庫之積儲。出宮庭之金幣。減內廷之費用。停禁衛之工修。則又聖主憂勤天下克已。

宏物之盛德。足以動臣民愧奮之心。消盜賊怨憤之氣者也。若夫生財之大原。在小民之樂業。非察吏明。則貪庸得。以便其私。非恤吏周。則循良無以展其用。故令長之賢。視乎郡守。郡守之賢。視乎督撫。督撫施措。視乎朝廷大臣。而必本於主德之清。心寡欲。苟吏非其人。則章程雖密。第以文具相欺。法令稍乖。必至侵漁無藝。而又何財之可得。至於選將才。嚴軍令。懲退怯。恤饑勞。寬結會之徒。鋤為逆之首。守土者保完善之區。使賊無所掠。則自散。統帥者勉襲擊之策。使賊無所據。則自衰。此其事若無與於籌餉。而轉輸不至坐耗。實為籌餉之先務也。自來論治者。必責難於君。而委重於大臣。故宰治者。苟懷百姓有過在乎一人之心。而震動恪恭以迓天眷。輔治者。苟切飢由己。飢溺由己。溺之意。而循名責實。以勵群才。則麻祥自集。功業自成。此固

振弊起衰之大本。而理財亦不能外焉者。豈當此明良喜起之時。不遷至而立有
效也哉。不此之務。而多為名目。別啟徑途。巧言以動聖聽。託說以剝民財。竊恐
其患有不至於財匱者。祖宗謨訓具在。靈爽式憑。自宜無有忍出於此者也。
忘分僭越。謹陳管見。伏冀鈞裁。無任感激惶恐之至。

蓬萊閣詩錄序

沈曰富

蓬萊閣詩錄。吾友陳梁叔所撰也。梁叔自幼喜稱詩。長益肆力。盡通其正變。悉其微妙。顧自以才力不逮古人。不肯專為之。然自余相識以來。所見亦僅至千首矣。其詩先有定本。昨歲金陵軍中。甯都彭公雲璣。許為之刊刻。遂取道光中所作。復刪汰之。編為四卷。蓋所存十之四五而已。尋以大營潰散。其所繕之本。遂失去。幸余先為之錄。副項相遇郡中。遂取以還之。嗚呼。余輩少壯時。海內方承平無事。而梁叔隱憂在抱。以為物窮必變。有所感觸。輒發于篇詠。往往追追盛時。以寄其意。當日頗疑其所言之過。乃未二十年而寇亂大起。東南糜爛矣。古有知幾之士。惟吾梁叔之謂。其亦詩之所由貴乎。梁叔志意懇到。而才氣慷慨。五十將至。饑寒流落。無以自見于世。雖今國家求才甚亟。卒無有能薦達之者。獨其詩可出與天下作者頡頏。而傳後世。其家元和陳氏。世稱稽亭先生。為工部三君子之一者。其祖也。先生嘗撰明紀一書。絕筆于崇禎元年。梁叔續而成之。出入謹嚴。有裨于政教。用能善繼其先志者。名山之業。又不獨詩。自古嗇于遇者。必昌于文。梁叔其亦聊可以之自慰也已。

入廡修容解

禮記檀弓曾子子貢入廡修容一節。記者引而不發。注家順文以釋。遂為後儒所苦。

整。余少逸讀。亦頗疑焉。夫以二子之賢。其容謹之于恒。豈待帛後而後修。況猶未修。必待闔人勿納。乃始有入廡之事耶。使即納之。二子遂以此不修之容。帛于人耶。且其所修也。為容色之容乎。為服容之容乎。為容色之容也。不待入廡也。為服容之容也。雖入廡而不能擇具也。二子至則闔君在。遂入于廡。既修容而先後入。君尚在也。斯須間耳。然則所修者何容也。解之曰。二子襲裘而帛。至是則皆褫也。何以知之。則有玉藻之文以證之。玉藻曰。表之褫也。見美也。帛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褫。盡飾也。彼注雖不相蒙。但云臣于君所。夫君之所在。即君所矣。君之帛其臣。雖亦有帛服。而諸臣之會帛其家。遭值君在。苟非其家之族屬家臣。其可以帛服之輕。易其君在之重哉。變以別敬。禮宜然矣。季孫在魯。權倖其主。一國之人。視私門如公室。無復知有此禮。矯固不說齊衰。在武子時。以為僅有。二子生更晚。斯道益亡。能于稠人廣坐。獨表其微。以伸君臣之大分。是即夫子違眾拜下之義。宜乎哀公加敬。降一等而揖之矣。其稱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與玉藻所云盡飾。豈不脗合而無間乎。然則記者何以不明言之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不欲以吾黨之知禮。顯人之不知禮。故微示其意于君子之論。而顯存其說于玉藻之篇。古人之用心。蓋有若是者也。抑或記者亦未能明此。第當時目見二子如此。特表之以相重。故但指之為

修容且其一則曰聞人勿內再則曰聞人辟之安知始之不二子聞君在而即出後之不聞人見子貢先入諸大夫皆辟位故亦辟曹子乎所述君子之言安知不二子既弔而歸述其事于夫子而夫子許與之蓋有不欲明言者而記者遂據所聞而書之乎特怪注疏之家不舉其義而又不致疑後世之儒者知疑之而從未有能推尋其故使二子尊君之心守禮之意不彰于後世而其事將同于齊東野人之語而欲削之也余是以為得其解敢著于篇

三孝女傳

洪文益有姑歸仲增慶者未嫁時文益之王父鉅病割臂肉以進得瘳唐咸安妻宗人娣女兄也父棟病亦割臂肉療之程光斗之繼室宋氏平望某女父疾割股尋愈母疾復割不效轉篤再割之血洩不止死焉

沈曰富曰子當兄事娣而與文益素相善其姑與娣之孝行皆由二君所親述者焉程氏婦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尤人所難能者三人皆里中人故合傳之既婦矣而猶女之從其孝所行之處也近世士大夫不知事親往往親疾而委之庸醫行期言情冥然不介于意聞之亦當愧矣乃論者輒援昌黎郭人議為言噫是可以律知禮之君子而可以責此婦人女子耶詩云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

徐氏二孝女傳

嗚呼。三代之治。可謂周矣。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五曰宗。以族得民。蓋大宗無子。則有小宗以繼統。小宗無子。則有大宗以收族。是故鰥寡之養。豈待上之家存而戶卹哉。立法善則施惠自溥矣。後世宗法盡廢。人之無子者。苟乏族黨之依倚。不能無失所之虞。于是有養子者矣。有贅壻者矣。其宗祀陽若接而陰已斬。然且不安于室。仍不能享其養。何則。天不屬也。求其天屬。莫如北宮之女。嬰兒子之事。則又及其身而止。莫可為繼。是亦不可為常法也。然非真有愛其父母之心。則所謂撒其環瑱。至老不嫁者。又必不能行。以故當其時。名聞于敵國。而至于今二千餘年。踵其事者。蓋少矣。嗚呼。古法變而治日疏。世道降而恩日薄。豈不可慨也哉。吾郡元和縣之姜莊。有徐仲書者。無子。生女三人。長已嫁。次及少未字。仲書卒。其妻老矣。二女相與謀曰。今相繼以適人。母何依。蓋留一人以侍母乎。已而又謀曰。今一人留。他日母百歲後。子然顧影。何以為情。其俱留為便。于是相與誓。媒妁來。輒麾之去。遂不復字人。其家始小有積。族有不肖子。逋租賦。吏來按問。則給曰。仲書所積。虧也。二女無由償。輒鬻其田以償。不足。則舉其家之園籍器物盡付之。事平而家耗矣。母既沒。二女益困。苦衣食。幾不能周。長姊所適。為震澤秦明經清錫。明經子憫從母貧。招之二女。不住。卒相繼。

以窮死。明經之從孫廷玉撰事略寄示予。予謂二女之孝行發于天性。雖處困而不悔。誠可與北宮嬰兒並垂不朽矣。然予有憾焉。今世宗法雖不行。未嘗禁為人後二女。曷不為父母宗祀久遠計。而願忍出於此。及觀償贖一事。乃知徐氏之族蓋無人也。昔北宮生于戰國無禮義之時。而趙太后尚有不朝之責。今國家崇尚異行。貞孝節烈之旌。歲不勝書。二女獨不得與于褒獎之典。乃反見侵誣橫被追呼之聲。豈膏之有屯也。毋亦奉行省之失歟。予就廷玉所述論次之。附以平昔之感。以俟觀民風者採其事云。

春水船詩鈔序

陸敦倫

詩者何。性情而已矣。性情者何。中和而已矣。故當時遇之感。喜怒哀樂之性。具體于中。感于物而有言。不自知其為和。而其情適形為和之至。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實哉。弗可及已。邇運會既殊。變風變雅相繼而起。鬱而為難。騷天問。促而為五噫。四愁。下逮阮籍之感遇。李商隱之無題。其中無非侘傺無聊之情。其發于聲者。多迷離惘恍。為可解不可解之語。讀其詩者。謂其未協于中和可也。謂其不本于中和不可也。詩道之神。宜其感天地而貫古今也。爾春水船詩草若干卷。為當湖俞子原水所作。原水際重熙累洽之世。遭時之感何如也。且高堂具慶。妻子好合。兄弟怡怡。處家之盛又何如也。其為詩也。宜乎雅容揄揚。以黼黻國家之美。乃展卷既終。語重心長。若有不勝其憂者。愁苦之辭。易工。有所慕而故為之。與或情有所偏。有不繫于時遇者。與抑更別有會心。非父兄師友所能喻。有不敢顯言。不忍質言。而又有不得已于言者。故言之侘傺無聊。若是與。是真難為解矣。雖然。其所以言者。不可解也。其所言者。則可解也。哀感頑豔。則學阮生之感遇。玉溪之無題也。其旨微。其音促。則源乎四愁五噫。而上溯騷雅也。為之不已。其詩之可傳無疑焉。嗟乎。原水年僅弱冠。為詩人芷衫之子。得過庭提命。所造已能若是。加以精進之功。何難入古人之室。乃不問序

于他人而獨問于余。意者余尚能喻其所言之旨乎。顧余老矣。回憶七八齡時。即好韻語。歷年既久。積稿盈尺以上。去歲夏仲。六丁為魏公藏拙。盡為赤雲。甚至牀有貞疾之咒。家無隔宿之糧。詩能窮人。至余而極。原水與余。苟易地而處。其詩之佗條者。更當何如。乃余之疎狂不羈。與履順者無殊。則天地窮我之境。不能窮我之詩也。書此以示原水。應亦相視而笑也已。

贈陳莪叔序

邵懿辰

三代以來。師之道未嘗絕於天下。漢人士守家法。以經相傳授。師徒承學。特盛。唐則有文章之師。宋以後。乃有講明道學之師。程朱為大宗。其徒遞衍。歷元明迄於國朝。支分蔓延。若瓜之引蔓而適長。若松柏柯葉之彫而復繼。蓋未有如乾隆之季。以至今日。凡學廢不講。經師人師之緒。斬焉弗續。士亡羊四望。而無所之。欲負笈千里。從一先生。遊而不可得也。方乾隆中。俗學橫流。其聰明傑魁之士。相劇而為考證。繼末之務。名治經。而經日以蔽晦。獨桐城惜抱姚先生。卓然不惑其說。而新城凝齋陳先生。師友雷翠庭。祝人齋之倫。以正學教其家。守程朱不易。故至今天下。語正學之所恃以維繫。而足為士大夫求師友者之所資藉。在江左右。必推桐城姚氏。新城陳氏。而氏尤旁魄鬱積。材子弟甚眾。科第蟬聯。名位烜赫。百餘年不絕。若吾友莪叔。則凝齋長子。觀察之曾孫。陽湖憚子。所居記以為光祿房者也。莪叔世家子。而資好學。治春秋尚書勤甚。所為說。覃思獨造。不苟傍前人。而義理一信程朱。居京師四年。與姚先生門人梅君伯言遊。益講受古文法。而余與莪叔。每見必討論經義。癸卯之春。莪叔將歸。就秋試於其鄉。於是吾黨之士。重惜其行。而余乃為言以送之。當歎漢史稱王陽之子孫。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後漢陳氏亦有公慚卿卿。慚長

之言。蓋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如酌尊然。本醇而末益滿。自然之勢也。然苟能無滿其本。益培而大之。若木果之復於地。其究亦可以參天。執叔歸而能以是力於身而處其家人。夫何待余言。余尤願執叔益堅程朱之問學。而畢力於所已治之經。異日大師崛起。若孫明復。石守道之在泰山。但徠間。隱然名動京師。天下執經之士。與夫士大夫之儻馬廐所歸者。將於執叔乎。講是而去其非。則所以紹凝齋之傳。而為陳氏之光榮。孰大焉。而區區科第名位之有無。又不足為執叔道也。

易安人墓表

道光乙巳。冬十有一月。翰林編修茶陵陳君承。命出守吉安。翼日入對。上語曰。日禮部章上汝妻與請旌。其有諸。即頓首伏謝。臣源克故事。易氏蒙。恩予旌表。幸甚。其可旌奈何。對曰。易氏有孝義行。鄉人哀之以聞有司。非臣望可及也。上為動色。稱歎久之。而後勗以守官之道。陳君出而流涕述諸人。先是君遭危疾。反復輒增劇。凡三月餘。瀕死者數矣。妻易安人方娠。晝夜奔迫牀下。數泣禱於神。期以身代。最後割臂肉和飲。飲君一進。疾若失。而安人由是積勞疾。未幾益以他疾。三十六日而死。年三十一。於是陳君大哀慟。幾溢於禮經。自斷不更取他氏。其鄉人曾侍講國瀚為詩以慰其悲。為墓誌以序其實。且曰。婦人於法旌節與孝而已。若安人之義。服勤

至死以賞其夫之死。有功於陳氏甚大。以孝旌其可。乃聯其鄉士大夫列於鄉有司。以達於禮官。蓋期年而得旌。旌命下。不旬日而陳君有吉安之命。自世俗言之。急其夫以死。不幸而不及其榮祿。然盡其道而死。死而無慊於心。有稱於人。安人非不幸也。獨陳氏方熾而失安人之賢。君今出守。人事日生。回思京居空約時。夫婦寂寞相慰。與安人舍身相為之情。歲月遙遠。恐久漸遺忘。益愴願遺迹以悲。而君之意亦如是。為不可及矣。余交曹君久。獲識君。安人之返葬也。得卜厝以待事。瀕行來請為豫表。以俟他日揭於安人之墓上。其世次居里卒葬月日之詳。則曹誌備矣。

東南三大政議

金安清

自來治國之道。承平之時。與多事之時異。有承平易而多事難者。有承平難而多事易者。蓋人心之不同。地利之互殊為之也。承平百度就理。物力俱盈。而群情苟安。其難在興革。多事則成規渙散。擇利即行。而淺見易淆。其難在持久。三代秦漢時。吳越等於蠻夷矣。晉南渡而人與地始盛。唐自天寶之亂。第五琦劉晏出。而盡東南之全力。以贍西北諸軍。終唐之世。朝廷貢賦皆取資焉。厯五季而南宋。皆以一隅支撐天下。明祖且基之以立國。本朝

列聖切切以南顧為根本。而陝甘滇黔皆賴

轉仰食。蓋二百年於茲矣。而其大政不出三事。曰河。曰鹽。曰漕而已。河自前明劉大夏築斷黃陵岡之後。黃水有南無北。偶爾小決。旋即塞之。防阻運也。禹蹟不可復。即東漢王景所治千乘故道。厯千餘年無河患之成跡。亦為廢棄。自此四五百年中。先後兩朝。費國帑至億萬萬。而在事之奔走焦勞。民力之拮据況瘁。無二三十年河隄不決。而我朝歲入四千萬。東南二河。即歲耗千萬。宵旰之憂勤。載在史牒。至矣。今自咸豐三年廟工隄潰。時方兵燹。迄無有議塞之者。雖橫流直東。豫三省沿河之民。不免波淹。而以天下全局言之。則所經之地。乃糧輜產歎之所。而非下游財賦之區。且與東漢王景治海之道相合。天為之。亦時為之也。以形家言而論。國家建都燕

冀河宜北流而不宜南流。北宋仁宗朝以及南宋皆河屢北流。故北方氣盛。至元末賈魯強使南行。而中原為之孱弱。此又古事之可考者。今河水北流十有八年。以視從前之悉力南防者。已省帑無算。姑勿論此時挽之復南。斷無如許財力。且令復舊之後。勞費無窮。適為計之左矣。北流必不待議。乃應天心。順人事。健國脈。節度支。大有造於宇內者。惟自決口以下。至入海之處。千餘里。無隄攔束。任其散漫。不獨民生困敝。且流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墊。久而久之。海口高仰。下壅上漬。汴梁以西。尚有二百數十里。南北隄工。將有蟻穴之患。前年柴澤之警。可為寒心。靳文襄之治河。有縷隄。有遙隄。今當師其法而行之。河身二十里之內。築縷隄。以束水攻沙。三十里外。築遙隄。以防其出槽泛溢。則平日水由地中。溜衝海外。朝宗順軌。可為千百年之利。而縷隄之內。遙隄之外。仍可聽民種麥。黃水所過。必更肥饒。所收可倍。迨大汎普漲。則已收穫。無可慮矣。此治黃河之說也。運河自浙江至直隸。南北一線。原無阻滯。近則因黃河橫決。張秋安山一帶。為之中梗。溯自洪武以來。每值北流。漕運為阻。雖以徐有貞之精強。劉忠宣之謀畫。皆非塞決不能通運。永樂年間。臨清至壽張。甚至於陸地飛輓。皆以近地無水源故也。而借黃往往易淤。勞費滋大。今如以水櫃之法。做放淤之法。則仍借黃河之水。而悉去黃河之沙。取之無窮。用之不竭。數省漕運所經。

皆一無濡滯矣。此治運河之說也。各省鹽務。兩淮為最鉅。前明即行綱法。本朝因之。未之或改。嘉慶道光之際。課引兩疲。乃人激法。非法激人也。陶文毅經營十年。僅於淮北一隅改票。而淮南未敢輕議。未幾而陸汚陽行之。不及二年。全局敗壞。乃改為專商認岸。以復其舊。詎料寇禍作而不果。至同治二年。曹相任兩江。始參酌綱票二者之中。為之定價定引。計數年之中。濟餉者不下千餘萬。且循環轉輸。免其驗資分派。亦即綱之遺意。而商民未能盡一心志。猶覺未堅。湖廣乃淮鹽最大口岸。川鹽久佔奪主喧賓。裏下河鹽積如山。致數十萬竈丁。有鹽無售。此患誠可慮。夫楚地之厭苦淮鹽者。乃價貴耳。色輕耳。此皆商不能專。則心不能一。使能選擇巨賈。令出重資。專購通屬色白之鹽。運往漢口以上。訪察川鹽之價。而賤以出之。則小民惟利是賴。食淮勝於食川。不脛而走。固不能有阻撓之者。淮引可期大暢。此治鹽之說也。南漕六省。舊額幾四百萬。二十年來。湘鄂西皖。停運改折。江浙海運。亦終不滿百萬。京倉支放艱難。百事掣肘。東南墾荒未竟。即使年年加額。而上海沙船。日少一日。亦恐有米無船。更無論外四省矣。江西額八十萬。安徽額三十餘萬。統計一百四五十萬石。改折之後。解部每石二兩四錢。若驟改河運。惟恐不敷。勢既不能多取之民。即不能不暗損於國。夫以此一百四五十萬石。統行起運。誠有所難。若折色留其半。而起

遷居其半。即以解部之二兩四錢改解江北就地購米。內河起運計米價水脚亦已足敷。無待津貼。而京倉可增七八十萬石之米。已大勝於前矣。此治漕之說也。凡此三大政為。熙朝億萬年根本。自兵燹之後。舊日掣肘而憂心者。已掃蕩無餘。誠能樞部支持於內。疆臣力行於外。溯其源流。察其要害。舉賢才。籌經費。清條理。展責成。不過數年。而國計民生皆大有顯效。黃河則可復北宋以前。千餘年之舊。而河決之患可以永除。鹽則復數百年之綱法。而從前之弊政一清。漕則以二百萬石積京倉。而山東直隸等處陰養數十萬窮民。伏莽竄鳴。皆可以消納於懷。此乃目前至美之氣機。失此不圖。他日時異勢殊。蓋有難言之者矣。大略具存。其分門節目。各以篇系。則別著於後焉。

永定河阻壩議

永定河即桑乾河。在前明時本無水患。自康熙三十七年巡撫于成龍奉旨

築隄挑河。

賜名永定。始常年有修防之責。因此設道焉。因此設廳焉。以關外

無數高山之水。夏秋之間。一經大雨。奔騰漫注。約而納之於數十丈之隄內。如以巨壺之酒。傾之一人喉中。兩岸馬得不潰。初設之時。河身尚深。海口亦暢。東西兩淀亦未淤塞。是以易於疏消。後數十年。愈淤愈高。屢經改易下口。猶不能治。乾隆一朝。決

至二十餘次。嘉慶一朝亦決至十餘次。其防守之難尤甚於東南兩河也。蓋兩河之隄既高且寬。土性亦較堅定。即盛漲一日長至數尺即足矣。不比永定河一日可至一二丈者。每一暴決則全河之水皆為之奪溜。附近州縣大都被淹。寬廣至數百里。且逼近都城尤為喫重。然果無法以治之乎。夫禹之治水順其性也。永定河之水性平日無所患也。其患特在一時之暴漲耳。欲平一時之暴漲惟有分其勢而平其單。其法云何。當於南北兩岸大隄之外寬十數里之中另築遙隄兩道。中挑引河。下游尾閘。仍由天津入海。於蘆溝橋之下建南北滾水壩七八座。高下不一。遇山水驟來先啟其高者。再啟其下者。以次遞啟。先就一岸至極漲則兩岸皆啟。使上游之水分三路暢行。是一河而變為三河。有一丈之水入正河者不過三四尺。有兩丈之水亦僅七八尺。儘足以保隄矣。雖大隄之外遙隄之內民田廬舍不無被淹。然祇在十數里之內較之一經決口平漫寬廣者迥不同矣。而廬舍村莊仍可先期築圩防護。或填高地基其綢繆不難也。況減下之水三路分洩又有滾水壩底循岸而入壩下引河亦有所歸。非極大亦未必淹及村莊乎。至於堵閉之時則塞口與塞壩迥然不侔。壩有石底不致奪溜。一經水落石脊出於水面祇須封土數尺可矣。不比決口一開水深尋丈須用料到底至省亦須銀二三十萬也。暴漲患在一時與常年慮其衝決

者迥殊其勢分其暴自息而操縱由人矣是說也陳文恭相國任天津道時曾著其議即以築堤建滾水壩為上策直隸文案具在可以檢查即使或有窒礙亦所謂兩害相形當取其輕者耳

淮南北善後議

淮南北為自古中原爭戰之地大淮注其中四山環其郭民俗之悍甲於江皖其由來者漸矣國初靳文襄即有鳳泗開田募民開墾之議二百年來河患頻仍溝洫水利無可講求農民於春夏之交率鍵戶渡江求乞秋後始歸幸無旱潦僥倖一獲習而為盜者更比比皆是即殷實之戶亦養養多人謂之保家非此不足存活久之習慣自然遂以格鬪為長技其風與粵閩任氣者又不同皆富教之術無以理之也河決不以時而洪湖下壅上潰淮流亦足為患督撫大吏及良有司非不高目時艱而形格勢禁卒無術以挽之無年不蠲無歲不賑府庫日以捐民生日以匱至今日而釀為數十萬盜賊以縱橫東北誅不勝誅撫不亦大可慨乎故為皖北計安全當自經理農田始而經理農田又自疏濬水利始為水利籌費則自通達長淮商賈始淮之大利在北鹽其出之海州各場者官鹽年額四五十萬引每引四百斤計當有二萬萬斤其私販不與焉豫皖上游口岸價賤每斤三四十文責則七八十

文核之食戶民資。酌中以每斤五十文。蓋已積錢一千萬緡。其茶米雜貨南貨之去來者。視鹽資尚十分三四。其間舊權。惟鳳陽一關。使另籌征輸之法。分鹽貨為兩大宗。核實經理之。稅課當可籌一二百萬緡。即以兵氣甫熄。商賈無多言之。當亦可至百數十萬緡。開田周遭數千里。及是時招集流亡。酌給牛具籽種。責其盡力屯墾。一二年而阡陌成矣。連年曠廢。所獲必倍。所謂大荒之後。必有奇豐。又理之鑒然者。被脅之亂民。受撫後。但赦其贓誅。而日給升斗以活之。分地安插。使之經營溝洫。其費當較平時募夫易。以一夫之費。責五夫之功。百萬治河。百萬治田。酌商之餘波。為農之創始。以淮治淮。固無待於大農之帑也。農田既興。溝洫皆備。地無曠土。人無游民。而保甲鄉約學校諸善政。皆可次第行之。秀者遷為良。瘠者墾為腴。墾者可使通洄。者有以溉。數百年強悍之俗。其亦可以稍殺乎。論者或謂此議可行。則前人何弗措意。而不知今昔地勢民情。有大不相同者。請備申其說。黃河自奪淮南徙。由彭城東入海。故在明季。即有防護鳳泗祖陵之事。即決於上游豫省。其渾濁之水。盈科而徧於鳳泗。卒以洪湖為歸。此水患之所以無已。今大河北徙。未必再歸故道。皖境數百年巨患已除。無虞鄰壑。一勞永逸。其便一。洪湖關係漕運。往往守高堰。蓄之。雖歲漲不敗。湖益盈。源益壅。倒漾至上流。皖境數百里外。今則河運已廢。高埧三河常年

通流循序下注。永無壅積之事。不遇非常蛟水。淮不為災。其便二。

國家經費有常。

皖省尤為瘠弱。大吏久暫無定。水利巨役。非一時可竟。既難請帑。亦難議捐。今則善後本當舉辦。此乃善後之大端。而在外就地籌費。不虞部駁。其便三。平時田畝。皆有業主。利於此。即害於彼。水利一興。紛紛聚訟。不能繩以官法。而地方官各分畛域。孰能綢繆全局。求百世之利。今則民田。曾為賊有。事後查丈歸民。尚需時日。目前官為經理。必無起而挽之者。其便四。河工募夫。以日計工。以工計方。以方計價。其難恆倍。今則以垂斃之民。任畚鍤之役。但能餬口。不致裹足。所省實多。其便五。凡此五端。在昔日難以韓范之經猷。包海之風力。有所不足。今已時異地殊。因其勢而利導之。其易自百倍於舊。蓋飢寒者。盜賊之媒也。水旱者。飢寒之本也。是治盜賊者。亦治其飢寒而已矣。民易犯法。而輒自誅於飢寒。此亂民也。知用法而不恤民之飢寒。此暴吏也。倉儲有一定之數。賑貸有一定之時。數不可竭。時不可常。則民之不飢寒者。暫而其長飢寒者。無窮盡也。耕九餘三。天地之道。十年之內。必豐多而歉少。乃鳳泗初無豐時。良田阡陌之不分。糞雜之無法。耕耘之失時。而其故多由於水利之不治。水利不治。則民無所歸。其弊不至於寇攘奸宄不止者。亦勢為之也。鳳頰之水利。以長淮為經。左挾汝。右挾渦。其次則濠梁五河之水。由淮入於泗之洪澤。而千里閒之小河。

支流蓋不可勝紀。其積而為湖。規而為塘。為潁之西湖。壽之安豐塘。其較著者。漢揚州刺史劉馥治芍陂。茹陂。七門。吳塘。以溉稻田。魏文帝以譙舊鄉便徙民屯田。皆藉淮水為用。其他凡一州縣之境。溝渠遺跡。各以百數。始則湮塞。漸則侵佔。官不知利。民亦不知自利。歲月既久。視為固然。有以水利為言者。則群笑之矣。古君子以起敬振衰為心。具移風易俗之志。潛移默運。拔本塞源。遂民生而扼悍俗。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導淮正議

按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凡二水相敵曰會。先曰東會。次曰東入。其入之地。非會之地明矣。今之清淮。古已瀆海。計東會之地。當長在楚州上游。三代及漢二千餘年。大抵荆塗二山以下。今之桃宿睢泗諸州邑。皆洪波浩渺。為淮泗合流之地。南北無所分。及陳登東築高埳以禦之。南北朝列淮為戍。宋陳敏云。長淮二千餘里。北通者五。潁。渦。清。泗。蔡。通南者祇運河耳。彭城以下。本泗水故道。北宋金源大河先後奪之。南促全淮。乃由清口北出。會黃歸海。而宿桃之地。仍有睢汴二渠。及白鹿邱家諸湖。流入黃河。並無南岸隄。工限斷之地。潘印川於萬厯六年始築歸仁隄。本朝靳文襄始築南岸總隄。張文端時尚於隄缺引睢水北駛。康熙三十八年。

聖祖諭曰。此隄專因水漲時。毛城等鋪橫流。至歸仁隄卻回。仍入黃河故耳。應酌量興築。河臣于成龍先擬於四堡開河。由此入黃河。張鵬翮乃於老堤頭較量湖水高黃水七寸六分。於此開置引渠。長三千八百三十三丈。建石閘築土隄一備黃水之入。一備清水之出。引水歸黃。既可衝刷河身。而洪湖之巨浸亦以客流不入而減。是役費二十八萬餘。計自高埝外。惟此工為最大。功效亦相表裏。此文端所紀載而今之祥符五瑞二閘尚有遺址也。蓋淮水出胎簪山。在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三十里有泉三。出匯為井。井口縱橫各七尺。水深五六尺。伏流二十餘丈。復出繞縣東行。經桐柏山始成渠。月河水入焉。又東過信陽州北四十五里。游河明河洋河水入焉。過羅山縣北二十里。潞河濬清河月灣河竹竿河入焉。過息縣南四里。潁河谷河泥河閼河管清河水港河入焉。過光山縣北九十里。寨河水入焉。過光州北三十里。小黃河水入焉。過固始縣北七十里。潁州南百二十里。潁河史河沁河谷河水入焉。過霍邱縣北四十里。潁上縣南二十五里。澧河東河清河潤河潁河水入焉。過壽州西六十里。清河西淝河東淝河洛河水入焉。過懷遠縣東二里。汴河黃河天河滿河泥河水入焉。過鳳陽縣北十里。臨淮縣北一里。濠河月明河水入焉。過五河縣東二里。濠河澮河沱河澧河水入焉。過泗州南盱眙縣北。許家河澗潞水注之。又北合

柳山裴山陡安崙墩塔影龜山洪澤諸河之水東北與黃河合匯流海。此全淮翁受諸水之大較也。淮至洪湖如人之飲食。已自胸膈而下注於腹矣。裏下河十數州縣又人之尾閭也。淮為下河患者五百年。今乘黃河北徙之會。用力清口。使全湖之水復歸故道。去一方巨患。以云洩湖誠是矣。而謂之導淮似猶未也。蓋湖乃淮之委耳。非淮之源也。欲導淮則自淮之上游始。當大開新道七八百里。追復秦漢淮泗合流舊迹。循淮汴而北行焉。使淮未注湖中途已洩其半。不過費帑百萬。而三代之禹跡可以復覩無疑矣。安徽之五河縣為淮流經行之地。在洪澤以上百數十里。南北兩岸眾水匯歸。故曰五河。其北距泗州城亦百餘里。沅河通焉。泗州之東為古汴河。其北則為睢河。皆有河形。若將五河之沅河開挑廣闊為導淮之總口。經泗州之東北或汴或睢循其故迹。濬開一渠至桃源縣之成子湖。刷開大隄穿舊黃河身入眾興以下之中河。即由中河雙金關入鹽河。直至安東境。由城北之便民河佃河蕩循雲梯關下二套左右之荒地入響水口北潮河灌河口歸海。總計五河大淮水面較灌口入海之處節節居高。東西貫串幾及千里。上下必有四五丈。建瓴直注暢順之勢顯然。一路皆有河形可循。斷者續之。缺者補之。桃泗本荒瘠之區。安海亦鹹鹺之地。無岡阜之阻。無墳廬之礙。徒大淮之水一意北流。與裏下河淮揚兩府隔絕遠近頓

如殊鄉異域。漠不相關。而鳳嶺一帶淮河。亦免下流阻遏。歲歲有其魚之患。即洪澤一湖來源。亦必去其十之六七。莫狂瀾為鏡水。縮巨浸以涓流。尚何東南水患之有哉。昔人減淮之議。紛紜百出。其就下河論歸江歸海者。一隅之見。無論矣。即有欲於臨淮以上導使南行入巢湖河。有欲由龜山挑河南流入江者。有議由高郵對湖天長分洩東去者。皆以鳳陽盱眙六合中多山石。疏浚為難。幾如前明膠萊河之議。終成畫餅。其所以但就東南二方置議者。則以黃河一大潰為之阻也。今黃河北流。歸南無日。洪澤一湖之西北各地。惟我意之所如。而荒度焉。囿於輓近數百年之成書。泥於目前淮揚數百里之地勢。左支右絀。困莫能通矣。夫舉古者歷朝沿革而溯論之。合江皖兩省源流而綜籌之。亦人人意中所同然。豈別有甚高之論乎。顧自來治河如聚訟。此事果興。說者必以中河上承東省各路山泉之水。伏秋大汛。淫潦驟來。外有黃河。內有鹽河。尚不足以宣洩。而北運隨時有潰決之患。今導淮水奪其去路。則必更無可容。殊不知昔日黃河在南。中河水漲。其口外黃水亦正長發之時。楊莊口門尚有倒灌者。至近年河身雖空。而浮沙高仰。亦何從暢洩。中河之水。其雙金關內之鹽河。素稱窄狹。今以導淮故。當大加展闊。即以黃河北隄作南隄。而高築鹽河北隄。一律高築。是其河面殆寬十數里。餘波游衍。加於舊日數倍。且不令北洩海州。

諸河以奪蒙沂去路。祇留一閘以通鹽船。即由安東佃湖蕩一帶東注。其去路極暢。中河汎漲可與淮漬並行。縱十分漲滿之時。則水面必高。計至雲梯閘。其內地與外河身不相上下。即決舊北隄而入舊黃河。亦可多洩。不必預為疏導也。再南而刷黃河舊隄。入陳家浦八灘等處。又可歸廟灣射陽湖入海。總而計之。清淮南北地狹民稠。安阜以下。壤荒戶寡。引為患之水於無用之地。為歸海之壑。孰輕孰重。一言決之矣。黃河北岸清挑海沭等地。本朝二百年來。屢議改黃河於此。康熙朝黃河。即曾由單灣五港口馬港口入海。袁文達先後三議。皆欲以黃河復水故道。而盡取六塘南北兩河及碩項河以作黃河。推其命意。亦以北岸之枯瘠。遠避南岸之膏腴。國家財賦之權衡。當計其全。不能以小不忍而窒大局也。其久而未克興舉者。特以迤北入海諸路。尚不如舊行海口之寬。黃沙易淤。興之不宜耳。今則清水迅利之性。與黃水挾沙異。而導淮拯溺之患。與導黃就下同。即有鄉曲之民出而籲其貧悴。或按畝量易舊河灘地。或酌給每年賑需。取南之有餘。撫北之不足。亦籌畫之甚易處者。從此淮不入江而入海。四瀆朝宗之勢。得以大復於古。上流鳳賴。不致苦洪湖之逼。而倒漾成災。下游淮揚。不致承洪湖之流。而普漫為患。東西兩省四府一州之人民。宅園宅田。爾田庶富之效日臻。衽席之安自永。潘新諸公有其志而未遭其時者。於

此竟之他年國史河渠當可為中興之實政矣

導淮別議

淮揚下河七州縣。周遭千有餘里。皆上下膏腴之地。計田三千餘萬畝。歲產米無慮數千萬石。使無水患之憂。則其殷阜幾及蘇松常鎮四府之盛。乃因全淮西來。瀦於洪澤一湖。汪洋浩瀚。至夏秋大雨時行。安徽七十二路山泉匯注。既不能北出以歸海。又不能南下以歸江。惟此下河一隅釜底之土。以為眾水之壑。數百年來其禍烈矣。今黃河北徙。如一旦巨寇之去門庭。誠不易得之機會。淮揚士人導淮之議。輒縷詳悉。暢乎言之。蒿目切膚。雖石人亦為之轉。顧地勢未能明。土性未能擇。在山過顧。水豈能逆流以入海乎。此計之左也。夫大禹之治水。順其性耳。水何性就下耳。自古治河。未有不舍高就下者。試以淮揚河形地勢。綜全局而言之。洪湖如盞。其迤北一半。久為黃淤。形同欹器。下河則如阱。為最低之地。舊黃河身。則隆然而高。如沙橋之橫。互於中。高於隄內。不啻二三丈。南北兩隄。則如帶縈繞於舊黃河兩際而已。海汴安東各邑。則平區四衍。地勢雖未必更低於下河。而斥鹵不毛。腴瘠霄壤。半湮未廢之河道甚多。且有灌河。俞本奎各海口。昔人多議改黃河於此。其視雲梯關舊海口。近而且深。從可知矣。昔之全淮為黃水一大河所逼。如孤城為巨敵環困。故左支右

紉幾無一綫他路。可以突圍而出。今則上自桃源宿遷。下至鹽阜海沐。數百里間。黃河舊南隄。舊北隄之外。有海口。有支河。惟我所欲為。濬源但求其深。洩流但取其暢。無一處不可分。導淮流以東去者。乃必斤斤於舊清口。舊黃河。舍下就高。舍易就難。如蠅鑽敗窗。刻舟故劍。統全局而細研其幾。殆可啞然一大噱也。洪湖洩水之通於舊黃河者。祇張福口一道。引河高埝誌橋。存水一丈數尺。引河底已與湖面相平。不能過水。此導淮之必不可用者。周橋以上。至智信兩壩間。正當湖腹。收受全淮之水。最便最靈。內有二河一道。二隄一道。天然形迹。下達清江浦一帶。如壘加濬。深增高。加長河頭隄頭。繞至信壩口門。即以信壩為導淮之口。宣洩湖水入於二河。由二河穿清江運河。入北隄內之烏沙河。在烏沙河分為南北二道。南道則由清溝一林東溝。滕龍廟灣。以出射陽湖入海。北道則穿舊黃河至安東城東北。經響水口。潮河出。淮河口入海。計此二道中。其地勢皆低於舊黃河身一二丈。且皆有支河。舊形祇須挑濬深廣。而以挑河之土。築隄束之。湖未漲則先啟北道。以循洩之。湖大漲則并啟南道。以暢消之。全淮一瀆之來源。除舊有南路歸江外。又添迤北歸海。南北兩道。共成三路。則納者少而瀉者多。淮揚二府水患。其從此終泯乎。蓋以裏下河膏腴之地。與淮海附近兩隄之處比較。則南肥而北瘠。以安東等處。與山阜比較。則又此熟而

彼荒故必就北道為洩淮之先路。至湖水大漲。與其啟高郵四壩而淹及下河。則又不如就濱黃之地以出射陽。尚可保全七邑矣。新開歸海二道。既越過下河膏腴之地。又避出舊河身淤墊之區。且棄置清口於不用。並無礙於六塘鹽河之去路。蹈瑕乘閒。批卻導窾。所謂文章本天成。特濱河士民目睫不逮。拘墟而未能察耳。計自信壩至烏沙河。分道至南北兩海口。土性皆屬堅凝。無舊黃河浮沙坍塌之患。本有河形不煩新創。惟中間穿過舊黃河之處。挑挖深廣。亦祇占地數里耳。綜計各工所需籌款。五六十萬已足。較之挑挖舊黃河四百餘里。非二三百萬不可者。迥殊矣。地勢則就其低者。土性則就其堅者。經費則就其省者。一舉必成。一成必效。無流弊而有把握。自來治河之事。機未有如此之順利者。其辦理之次第。並條列於左。擇而行之。俾知所先後焉。

一丈量。先將洪湖水面高。捻誌橋存水若干。計信壩金門。由身高於二河若干。由二河頭量至清江浦。計高若干。北岸烏沙河高下若干。舊黃河身高。迤南之烏沙河若干。高於迤北之安東內地若干。每里高下若干。一一用水平。以蠶繩丈竿。按二十丈一較。得其大略。方可估計工程。計四月動身。周歷南北。逐細丈量。必兩箇月工夫。方能竣事。

一籌款。此工為下河百世之利。民捐自必樂從。但數巨而時迫。亦祇能仿照歷次糧臺捐光景。就山寶高東興鹽廿七州縣受益民田三千萬畝內。每畝捐錢十二文。按畝征收。約可集銀二十萬。再就通州如皋海門泰興江都靖江泰州捐銀二十萬。將來鹽務起色。就場竈按引捐還。蓋下河永無水患。場竈亦大受其利也。有此四十萬為主。俟興工之後。再行察看。可省即省。如必不得已。再為另籌。但丈量全局其事可行之後。即須設局收捐。俾夏秋半年收足。秋末冬初即可分投辦理。

一勘估。全局勘定之後。至河道之可束可西。工程之省益求省。又在臨時斟酌。不必拘泥。須就此數月之中。再行博采眾議。精益求精。務使萬全無弊。指定應挑應築處所。於八九月間細細勘估。應挑深挑寬若干。如何集夫。如何定期。逐細確核。此乃緩辦之工。與堵塞決口搶護險要不同。可以從容持籌。擇可而辦也。

一變通。導淮之口。改在新壩。較舊清口之通塞。有天淵之別。固一定不易矣。但信壩係滾水壩。其金門由身。洩水有制。不知現在高下如何。若過於居高。則一丈五六尺之湖水。即不能洩。尚須察看形勢。將舊壩石基落低數尺。總以一丈二三尺誌橋存水。尚能分洩為度。如慮石壩損壞。恐致跌塘。則壩下多添柴土兜小壩。層層擡高。水勢自平。不致傷動壩身矣。至二河尾至清江浦上下。有無河形。須臨時勘度。上以

高坂頭為止。下以淮關為止。中間不拘何處。皆可穿過運河。直入北岸。如烏沙河太遠。則由汰黃隄內之密注。向東挑挖一河亦可。至淮城北鄉之地。有無稻田及墳廬民舍。不願挑河。亦民情之必有。應隨時察看。南北地勢之高下。或就北數十里。直由舊黃河南岸附壩地所。直挑至阜甯境內。亦無不可。蓋附壩之地。本皆屬官。且皆雜糧荒田。非近淮城種稻之地。可貴也。若安東迤東至佃湖。本係乾蕩。雲梯關以下。尤屬荒區。挑河之可東可西。無所顧慮。縱有土人出而懇免。亦當以大局斥之矣。

一開洞。導淮之河。既穿清淮之運河。則東西應築隄攔截。方可使全淮北注。不致先向下趨。惟運河如無來源。則道路將梗。應在東西之隄。添建或閘或洞。俾接濟運河之水。即南道淮城以北。東水長隄。直至阜定廟灣一帶。亦當間設酌留洞門。以為宣洩舊清口之用。至頭閘金門。可以永開。祇留漫板水。以濟清江運河十數里之河道可。

一隄岸。導淮歸海南道。雖由淮城以北。挑河築隄。但南面即係下河。必須將東水隄培築高寬。方為七邑保障。其尾段通連湖蕩處所。亦應有以攔截。不致淮水尚未歸海。反致倒漾入於下河也。此須臨時籌勘酌奪。以免疏漏。至射陽湖有無淤阻之處。亦應間斷挑濬。以暢歸海之勢。

王學質疑後跋

賈椿

右王學質疑一卷附錄七篇康熙間大興張武承先生讓。我鄉陸清獻公所刊行者也。椿少讀清獻公年譜。知有是書。屢訪收藏家。久未得見。今夏有以是書原版求售者。亟購得之。為印行以廣其傳。蓋自象山陸氏倡陽儒陰釋之學。白沙繼之。至陽明而愈盛。敬齋整庵生與陳王同時起而闢之。見於居業錄。困知記者。固已扼其要領矣。嗣是程練江有閑聞錄。陳清瀾有學部通辨。皆專著一書。以窮詰異說。其辨論為益詳。是書之作。大都與程陳兩公同。而體例稍異。要之閑邪衛道之意。則先後一揆也。程陳所著。已家有其書。而是書為當代大儒所表章。宜乎宣布逾遠。乃迄今百有餘年。流傳絕少。印行之役。其可已乎。先生之父名希契。明季諸生。見復社姓氏傳畧。先生所著有讀易日鈔六卷。致堂文集二卷。俱世所罕觀。并誌於此。以俟訪求云。

與人論祝壽書

陳澧

澧昨與閣下論祝壽之禮。其時座中有客。未得暢其云也。今請言之。朱子跋蔡端明獻壽儀云。蔡忠惠公此帖。今始得見於其來孫誼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為孝。捧玩嗚咽。不能仰視。遂請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為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志。澧亦少孤。每讀朱子語。同此嗚咽。每為人說有老親者。不可不行此禮。此朱子之教也。今日不行。將來徒有嗚咽而已矣。可不念哉。夫禮者。本乎人情者也。論語以父母之年為喜。此人子之至情也。為之酒食以燕樂之。所以飾喜也。幽風當周之初。已有春酒介壽之文。幽風即禮也。不必見於三禮而後為禮也。昨所論亭林辭祝書。此亭林亡國之恨。其為吳同初行狀云。五月之朔。歸生吳生持觥至余舍為母壽。飲至半夜。然則亭林固不以祝壽為非禮也。若唐文皇引生我劬勞之詩。則澧又有說。自唐以來。以生日祝壽。澧嘗推其故。當由爾時人之紀年。以生日為增一歲。故於是日行此禮。今人既不以生日增一歲。則此禮不必於生日行之。今京官多擇日為親壽者。不知起自何時。近者平定張穆為亭林年譜。考亭林之母。六月二十六日生日。而稱觴乃在五月朔。蓋即生日不受賀之義。然則亭林固已擇日為母壽矣。惜蔡忠惠帖不傳。如依亭林擇日之禮。行忠惠獻壽

之儀。真儒門事親法矣。如非有故。不必禁止。至於世俗冠昏喪祭。事事靡侈。不獨祝壽為然。在乎節之。使不失儒者行禮之道而已。長者以為何如。

五品卿銜刑部主事象州鄭君傳

象州鄭君。字獻甫。其名避。文宗舊諱。以字行。別字小谷。祖父皆力田讀書為諸生。君年十五入州學。後十年拔貢。中舉人。又十年中進士。以主事用。分刑部。請假歸。丁父母憂。遂不出。掌教諸書院。道光三十年。廣西賊起。掠象州。欲殺君。旋舍之。其後復遇賊於途。劫其衣裝。并失所著書。咸豐七年。君在桂林省城。賊攻城急。君走平樂。走封川。皆有賊。遂走廣州省城。是年夷寇入城。君走仁化。轉徙東莞。十年夷事定。復至省城。總督勞公崇光故與君交好。延君掌教書院。未幾辭歸。廣東官吏以君為總督上客。餽贐豐厚。君皆不受。至桂林。復掌教書院。廣東巡撫郭公嵩奏君學深養遠。通達治體。請飭赴廣東差遣委用。君上書廣西巡撫張公凱嵩。以年老求免。張公復奏君品高守正。足勵風俗。請賜五品卿銜。君為書力辭。而疏已上。得旨如所請。君具五品冠服望闕謝恩。畢。匿而藏之。象州亂。後民失田契。官失糧冊。訟獄繁興。君請於官。命民呈田數糧數。總算符舊額而止。鄉人服君忠信。無欺偽者。於是官給印照。訟獄遂息。君天資高朗。耿介豪逸。發言行事。純任自然。談笑機貶無所。

避生平無嗜好。惟好書。終日不釋卷。博覽強記。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皆有評點。尤熟諸史。為文章。貫串古今。直抒所見。絕去修飾。所著法論曰。開創之世。所以治於承平之世者。其法簡而易行也。承平之世。議法者好以一己之私心。度萬事之私弊。法未行而豫設一法以待之。法既行而又增一法以制之。法或窮而又創數法以救之。問之民不能悉也。付之官不能記也。惟積為塵牘。以供狡猾老吏。上愚官而下剝民。同一事也。一人賄吏。吏曰法可。一人不賄吏。吏曰法不可。如是則吏之權且在宰相上。其儲材議曰。以科舉取士。以資格用人。以誦書考吏。謂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例。但得其似人者。即足以辦矣。士無論有學無學。皆可干名。人無論有才無才。皆可當官。天下群知其然也。僥倖於名。奔競於利。游士滿世。濫官滿朝。夫豪傑之才。不可驟而得。氣節之士。則可預而養也。救時之術。不可強而為。經世之學。則可勉而通也。天下之人才。不在於上。則必伏於下。不出於正。則且入於邪。如今之法。不足以得天下之大才。且足以壞天下之小才也。其士策曰。農商百工之事。士不暇為。公卿大夫之事。士又未得為。然其所以仰事俯畜者。猶夫人也。籍之以空名。收之以定額。而聽其紛紛自謀。營求多則廉恥喪矣。故天下愈多士。天下愈少士。愚謂今之三場。當分為一初場二覆試。皆以盡一日為限。初場試以制藝二篇。其無文理無文法者去之。則千

人可去三四百人。次場試策二道。一問經。一問史。其不知注疏。不知事實者去之。則千人可去六七百人。後場試以詩賦各一首。其格不諧詞不當者去之。則不過留數十人而止。州縣以此試而上其籍於都會。都會以此試而定其數歸於學。餘仍為民。如是者三年。都會以此試而上其名於禮部。禮部以此試而第其等授之以官。餘仍歸學。罷去舉人之目。其在學者咸有餽而不材者黜為民。則養之不苦其多。中第者皆有官而不能者歸之學。則祿之不患其濫。較之聽其紛紛自謀者何如哉。其學宮議曰。今之學宮。乃古之所謂孔子廟。今之書院。乃古之所謂學宮也。今之國子監。生偏天下。皆由納粟而入。發名成業。固有終身未至者。其餘鄉學。但有孔子廟耳。非學宮也。其教職。但作奉祠官耳。非學師也。學師之名。其殆主書院者尸之乎。昔潮州學為之師者趙德也。慈谿學為之師者杜醇也。豈嘗命於吏部哉。今以古之祠官為學師。而以古之學師為山長。名不正則實愈乖。但掌名籍營糗脯。而不知教學為何事。其山長雖有師有弟子。有堂有齋。亦各緣膏火而來。天下事之舛不舛者。可勝數哉。其權論曰。大吏所以侵州縣之權者。恐官病民也。而不知大吏侵州縣之權。則民又輕官。官病民。有上司之刺察。有下民之控告。知則去之而已。民而輕官。則風俗大壞。雖有賢守令。亦困於積習。其弊必至決裂而不可救。故欲伸大吏之權。莫如莫侵州

縣之權。其治盜說曰。重州縣之權而授以兵。留州縣之賦而饒以財。寬州縣之課而責以效。盜之初起。令能急治。何至有聚千萬人而橫行者。惟州縣不能治盜。而不使有餘財。而又處分太重。彼苦於緝捕之難。則縱舍諱飾以避考成。至縣以盜報而縣破矣。郡以盜報而郡破矣。其積而至於不能平。無足怪也。其練民練勇。議曰。招勇為兵。則散勇為盜。其變速而禍小。練民為兵。則教民為盜。其變遲而禍大。漢光武治盜。謂執弓矢者始為盜。執鉏耨者皆良民。龔遂之治民。亦教以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今執鉏耨者反令執弓矢。買牛犢者反令買刀劍。馴至團練強而官無權。彼習於攻戰之藝。狃於殺伐之事。官兵至。則以團之旗往而索官賞。客舟至。則以盜之旗往而劫客資。故曰。教民為盜也。盜之數有盡。而民之數無窮。民變為盜。此所謂變遲而禍大也。君學識博通。而遇亂禍。故其言痛切如此。尤不喜近之為文者。其言曰。道無所謂統也。道有統。其始於明人。所輯宋五子書乎。文無所謂派也。文有派。其始於明人所選唐宋八家文乎。自道之統立。文之派別。遂若先秦以來之賢人君子。東漢以來之鴻篇鉅製。皆可置之不論。夫一代之世運。與一代之人才。合而成一代之文體。文體不同。而精采皆同。若具一孔之見。勒一途之歸。則陳陳相因而已。然則宋五子不足宗。八家文不足法乎。曰。否。知賢人不止五子。則何病乎。宗五子。知古文不止八家。則

何病乎法八家。余惡夫徒知有五子八家者耳。而況問以五子書八家文。而亦未全
寓目也。凡所著文集六卷。詩集八卷。家記四卷。家藏書目解題四卷。愚一錄若干卷。
愚一錄者。說經之書。先被賊劫去。晚年追憶而為之者也。同治十一年十月。卒於桂
林省城榕湖書院。年七十二。遺命子漢葬於先塋之次。不擇地。不擇日。廣西官吏朋
友門下士。相與繪像祀之。

陳澧曰。國朝二百餘年。儒林文苑之彥。迭出海內。及風氣既衰。而鄭君特起於廣
西。學行皆高。可謂豪傑之士矣。君在廣州。與澧交最篤。君歿。君之子乞為傳。君好讀
後漢書。後漢書言王符耿介。不同於俗。志意蘊憤。著潛夫論。足以觀見風政。仲長統
論說古今。發憤歎息。因著昌言。其書有益政者。故其傳載之。余擬此二人之傳。以傳
君其可也。

表微錄自序

賈敦臨

史學古有專門。竭一人心力。以成一代信書。如春秋左氏傳國語史漢三國事無鉅細。網羅載記。蔚為一家之言。後世不然。歲修之書。非出一手。見聞各異。疏漏既多。貴限速成。尤難廣博。且忌諱日深。秉筆者有所觸碍。不敢盡言。祇詳姓名世系官爵事功。而布衣諸生。名不上達。湮沒無聞於後世者。可勝道哉。唐宋以來。稗乘雜出。人以其未可盡信而忽之。然其所米遺聞軼事。可以補正史傳者。亦復不少。我朝古文名賢輩出。言論丰采。史不勝書。其散見于詩文集中。及雜家記載者。尚多可法可誦。間有裒錄成編。如今世說。熙朝新語等書。非不媲美臨川。流播藝苑。惜其徵引瑣屑。未免駁而不純之病。敦臨少好讀稗乘書。而於先賢之嘉言懿行。每一展卷。輒流連不能置。時時劄記。積久成帙。彙為一編。名曰表微錄。不賢識小。或亦有道存焉。覽者弗疑其言之無足盡信也可。